



東序記言  
許墓記

~ 16  
2346  
7





和  
2346  
21-7

記言卷之三十九 東序記言

德山碑

先生姓曹氏諱植字捷仲甫其先昌寧縣人高麗刑部員外郎瑞之後而中郎將殷之四世孫也曾大父國子生負安習大父永不見父承文院判校彥亨母淑人李氏皇明弘治十四年六月壬寅先生生於嘉樹縣少豪氣絕倫學文章好讀左柳氏自負其奇才二十六見魯齋心法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出則有為處則有守惘然自失喟然嘆息而言曰古人為己之學蓋如





此刻意奮厲勇往直前既博於百氏反而守約剛毅方嚴言無淫視耳無側聽莊敬不惰自成一家之學以太一為宗以和恒直方為符以克治為先以冲漠為本不喜論難答述以為徒言無益於躬行尚志潔身不苟從不苟默不自輕以求用卓然有立言學必先自得而貴高明常言曰譬如登高萬品皆低然後惟吾所行自無不利以行已大方出處大節為重作神明舍銘有曰九窺之邪三要始發動微勇克進教廝殺又書之曰沉舡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

必死無還心如此廝殺可言於吾心須有汗馬之功教人必隨人資稟而激勵之不開卷講論曰今之學者高談性理無實行於其心如遊通都大市見珍寶竒玩空談高價不如沽得一尾魚聖人之旨前儒既盡言之學者不患不知患不行其得力之淺深在我之誠不誠如何耳吾於學者喚覺昏睡而已開眼能見天地日月談經說書不如反求而自得之觀書亦不曾章解句釋領略其宗旨而已 中宗明宗連以遺逸召不起 明宗特拜丹城縣監又不起上疏曰



國事已非邦本已亡天意已去人心已離 慈  
殿塞淵不過深宮之一寡婦 殿下幼冲只是  
先王之一孤嗣天灾之百千人心之億萬何以  
當之也何以收之也 殿下所從事者何事也  
好學問乎好聲色乎好弓馬乎好君子乎好小  
人乎所好在是而存亡繫焉 疏入不報明年  
上大召儒學成運李恒林薰金範韓脩南彥經  
等先生亦在召中乃就徵拜尚瑞院判官 上  
引見思政殿 上問昭烈三顧草廬事先生對  
曰必得人然後可以有為也然亮事昭烈數十

年卒不能興復漢室臣不敢知者也 叩還山丁  
卯 宣祖即位嚮用儒雅禮召甚至而先生終  
不起上疏言君德政弊曰臣索居深山俯察仰  
觀唏噓掩抑繼之以淚者數矣臣於 殿下無  
一君臣之分何所感於君恩而咨嗟涕洟自不  
能已也食土之毛為累世舊民可無一言於宣  
召之下乎已巳特拜宗親府典籤不就辛未令  
本道賜之粟以調之先生上疏謝曰進君義後  
年監司以疾聞 上遣中貴人問之先生已沒  
二月八年七十二先生嘗作佩劍銘曰內明



者敬外斷者義窓壁又大書敬義曰吾家此二字如天地之有日月疾病呼鄭仁弘金字顯語敬義亶亶曰用工既熟無一物在胸中吾未到此境戒内外安静旋席東首而歿時有南師古者善觀象曰少微無光處士之裁先生沒 上祭之曰天不憇遺大老小子疇依追爵大司諫其四月葬德山光海時加贈領議政謚文貞先生別自號曰南冥嘉樹有鷄伏堂涵養如鷄抱卵之義也其溪上亭曰雷龍亭尸居龍見淵默雷聲之義也晉州德山有山天齋易大畜剛健

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者也墳墓在山天齋後德溪守愚寒岡東岡數賢者皆師事之德溪曰刻意堅節守愚曰剛大趨遠之才東岡曰列日秋霜之氣寒岡曰有泰山壁立之像退陶李先生曰棧仲合於君子出處之義云銘曰高潔自守隱居行義不辱其身不降其志不屈道而循時高尚其事

文穆公壙銘

先生諱述字道可姓鄭氏鄭氏系出清州高麗上將軍顛實為始祖上將軍後有監察御史僊



僉議贊成璿清河君憤左諫議大夫誦清原君  
樞政堂文學搃上護軍孝忠司憲執義沃卿顯  
者九世號為大族執義生鐵山郡守胤曾郡守  
生司憲監察應祥監察生 贈吏曹判書思中  
於先生為皇考妣星州李氏 贈貞夫人夫人  
父諱煥隱德不出 明肅皇帝嘉靖二十二年  
癸卯先生生於星州之沙月里生七八歲受大  
學論語通大義十三受易乾坤於吳德溪先生  
推類而通長者師之弱冠見陶山李先生講心  
經得聞為學之方遂棄舉子業專心經學三年

見曹南真先生曹先生許以君子大節隆慶一  
年先生二十六先夫人歿時喪禮廢壞先生持  
喪之節一從儀禮先生生九年先府君歿矣合  
葬於蒼坪萬曆元年我 昭敬王命薦士金字  
題白 上曰有鄭述者遊李滉曹植之門明於  
經術可以布衣召問治道也選曹請叙六品大  
臣不可初授禮賓叅奉不就撰家禮集覽補註  
三年拜 健元陵叅奉不就六年陞授司圃宗  
簿主簿義興三嘉縣監七年為知禮縣監皆不  
就撰婚儀八年拜昌寧縣監 上引見問李滉



曹植學問何如先生對曰濕踐履篤實工夫純熟植超然自得特立獨行 上仍問大學工夫對曰先儒言天德王道其要在謹獨帝王之學亦無一不在謹獨 上曰治邑當何先對曰古人云若保赤子臣不敏請事斯語 上稱善一年以治理聞特賜表裡以獎之及謝歸邑人立生祠追思不已九年拜司憲持平宗親府典簿儀賓都事社稷令謝歸明年撰冠儀十年拜軍資判官不就十一年拜江原忠清都事工刑戶曹正郎皆不就與諸生為朔月講會之契依藍

田約條勉戒以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誼不謀其利勿汲汲於富貴勿戚戚於貧賤六者十二年特拜同福縣監 上問治道勉諭遣之一年上命校正經書解先生被召復為工曹正郎上疏乞歸承政院啓留之卒謝歸連為軍資僉正古阜郡守明年為慶尚都事皆不就特拜咸安郡守問舊俗修廢政表忠臣孝子立迂拙子廟封多勿墓三年謝病歸有去思碑十九年拜通川郡守明年倭連陷三京國大亂 上西狩上兄河陵君避亂山谷中為叛民所迫死而不



知處先生因問囚得罪入既收殯以事聞上  
曰無以報德特加通政上疏辭謝陞拜江陵大  
都護府使當師旅之際庶事板蕩為之修器械  
廣屯田賑飢乏民乃蘓二十二年入為同副承  
旨累轉至右承旨嘗在經筵上問易程傳本  
義何先先生對曰易之道明乎消長之理不失  
時中而已徒占候末也程傳為先二十三年移  
判決事二十四年拜江原道觀察使入畧謁魯  
陵令列邑遍祭國殤埋醬原州封高麗隱者元  
天錫墓尊鵠原城置元冲甲祀壇復入為右承

旨尋改刑曹叅議二十五年出為成川都護府  
使時倭連陷兩湖諸王子在成川上戒之曰  
慎之母見過於賢府使云明年特加嘉善上疏  
辭不許受命立高麗忠臣鄭顛崔椿命二人祠  
編次古今忠謨二十八年拜副摠管上疏論山  
陵事時有懿仁王后之喪將葬有妖言故上  
疏言之尋拜刑曹叅判辛丑為寧越郡守方技  
正經書解特留之三十年為忠州牧使又以校  
正事被召明年撰五先生禮說心經發揮絕鄭  
仁弘又明年拜工曹叅判不就作武屹藏書編



次洙泗言仁丙午撰治亂提要連有洪海光三  
州之命皆不就三十五年又有安東之命時先  
生已六十五引憲令上疏乞免不許一年謝歸  
明年光海即位以副摠管特拜大司憲兼世子  
輔養官教曰以先王禮遇特擢用云上疏力辭  
不許又上疏乞歸乃言臨海君貧死事累百言  
其疏有曰臣竊觀獄情連累多濫其逮繫者亦  
多宗戚之臣或有舍寬就死則彼雖親疎有間  
實則祖宗血氣之一脉豈不深可哀也殿下  
同氣之中與之同胎只有臨海臣知殿下至情

尤有不忍焉者叅酌恩義公聽達聰獄不必盡  
究人不必盡問罪不必盡覈法不必盡施寧有  
不經之失臨海亦蒙不死之貸舉國臣民咸以  
為聖上友愛如此至仁如此處難如此好生之  
德出尋常如此人心翕然四方咸悅光海不聽  
連上疏自劾又三辭乃許即出國門政院請召  
還又下諭召之不就拜刑曹叅判命會葬 穆  
陵又以全恩事上疏自劾時有大喪喪服之節  
十八條既葬還鄉上疏乞解官許之三十八年  
有鄉人朴而立者以大逆誣告先生先生詣州



家席彙請命光海不問也仁弘有族子滯實陰  
喉云三十九年釐正經書口訣四十一年有朴  
應犀者上變告國舅金悌男推戴永昌為言事  
上累 太妃先生上疏曰事固有不可貸者然  
在殿下處之或未盡則來天下後世之疑終累  
於聖躬者不可不慎也博考前後帝王之往跡  
深惟古聖人處變之道使在我者無一毫之不  
慊為盡美盡善則四方咸悅後世取則光海卒  
殺悌男囚永昌別處 太妃於異宮矣先生又  
上劄曰昔周景王有賊臣擔括造亂欲立王子

佞夫佞夫不知擔括欲立已也未幾事發擔括  
出奔尹言多劉毅等五人共殺佞夫非王命也  
孔子書之曰天王殺其弟佞夫書法如是佞夫  
之死初不出於景王特不之禁也然而左氏曰  
罪在王也毅梁子曰甚之也杜預曰殘骨肉也  
景王之過五大夫成之也今日之事其雜昧無  
知又非但佞夫之不知也廷論不已必欲奉命  
者又甚於景王之不之禁也欲使聖上將何以  
有辭於天下後世也又言父子大恩以為其處  
變皆有道理一失幾微釁累不可不審古之人



以過宮伏地積誠格君勉君今之言者以別宮  
異處請之臣所未曉也深思古聖人烝烝之意  
而處之今日以舜之心為心毋變於前日之所  
事者為舜亦不越乎此也時先生子樟在都下  
恐禍及不上先生聞之又上劄曰臣有豚犬之  
子恐臣必死不敢上臣教子無義罪實在臣重  
寫以上光海不聽四十三年編次禮記喪禮分  
類後二年冬廢母妃之議已成欲上疏極言聞  
光海答柳滄疏有曰戊申鄭述首發全恩之說  
以掠美名亂國是云先生知不可諫而乃止五

服沿革圖成四十九年正月居持敬齋寢疾至  
五日朝則闕家禮會通夕時連呼席不正者三  
侍者扶而正之反席而歿七十八歲前年伽倻  
山崩卒之日洒上木稼弟子治喪禮一從儀禮  
殯于明義齋二月三十日發引至蒼坪四月二  
日乃葬貞夫人李氏合葬四方之士會葬者四  
百六十餘人其八月光海致祭致賻如儀以先  
生歿不即上聞故過時乃祭既三年門人立祠  
檜淵泗陽竹林檜原皆有祠 哲皇帝天啓三  
年我 憲文王即位賜祭追爵吏曹判書從祀



川谷祠後二年賜謚曰文穆勤學好問曰文抱  
德執義曰穆 孝宗八年加贈領議政 顯宗  
三年改葬于州北鎮山南麓蒼坪之墓四十四  
年今 上三年諸生上疏改勤學好問之文為  
道德博聞之文貞夫人李氏籍光州奉事樹之  
女先先生十一年卒生一男三女男樟全羅道  
都事壻三人校理姜鱗奉事盧勝府使洪燦樟  
生三男一女男惟熙惟熟惟燾惟熟惟燾皆初  
仕為叅奉壻士人盧增先生少遊君子之門得  
聞為學大方博學篤行克養既積坦而夷溫而

厲粹然德成一時四方學者翕然師宗之其教  
人必以修身為本循序進學一以躡等為戒尤  
謹於禮節威儀之則詳密周盡規模博大要歸  
於精一無間至義精仁熟道益大德益全卓乎  
孝悌通於神明忠義著於簡冊為教於百代者  
亦可見為學之準則先生知聖人大業茂對時  
育萬物與天地參一本於道德心術之要於是  
作心經發揮篤於好古謂天叙天秩之典在禮  
儀威儀三百三千周公儀禮戴氏禮記殘缺雖  
多參之以歷代損益質之以宋儒諸說此五先



生禮說所以作也又改定冠儀婚儀葬儀契儀其銘曰

温温之文翼翼之思博而致其廣約而盡其微言而世為天下謨行而世為天下式惟德之偶惟德之章惟德之則

桐溪先生行狀

曾大父司圃署別提 贈司憲府執義諱王堅

大父 贈承政院左承旨諱淑

父成均進士 贈吏曹叅判諱惟明別號嶧陽先生

母貞夫人晉陽姜氏將仕郎諱謹友之女高麗國子博士啓庸之後也

公諱蘊字輝遠姓鄭氏其先本八溪郡人始祖光儒侯諱倍傑光儒侯子孫昌大多達官貴人今八溪之鄭皆祖光儒侯高麗時有為左散騎常侍者諱習仁以直道顯事在麗史本傳七世至嶧陽先生先生嘗受業於葛川林薰先生今嶧川有鄉賢逸民之祠公嶧陽先生之次子也明 穆宗皇帝隆慶三年我 昭敬大王二年己巳二月六日公生于感陰縣嶧洞里自孩提



有識事父母必承意順適一如成人之行既就  
學勤苦自力博讀經史行業日修卜五六時法  
度已成好危坐對卷終日先先生隱居教授弟  
子日進皆莫之先也初見葛川先生名益賢先  
先生教訓有法未嘗崖異以為驚俗之行故公  
為學事親順而交友忠樂與人為善而臨事峻  
正鄉人父老皆敬憚之我 昭敬大王二十五  
年有倭寇兵革大起後四年先先生歿哭泣幾  
滅性雖在奔竄流離中持喪之節未嘗少懈既  
卒喪亂離未定事母夫人身親鄙事以供奉養

暇則讀書樂從當世之名人達者嘗遊月川寒  
岡之門而初鄭仁弘持重名於南州接引江右  
諸生號為東庵弟子而繩墨嚴切公亦嘗師事  
之後上書梧里李文忠公深相識三十四年舉  
進士其明年以行誼被薦又明年鄭仁弘攻柳  
永慶得罪公從草野上疏訟之時有臨海君上  
變事公抵仁弘書言臨海謀逆未著力陳全恩  
事又論朋黨偏私之弊臨海君竟殺死而獄成  
仁弘反有力焉時言紳已有全恩之說而反目  
之曰覬覦王室大臣杜門賢者屏跡矣慶主元



年已酉除光陵參奉不就後年又除奉慈殿  
參奉秋別試及第辛亥二月除侍講院兼說書  
辭去秋又除兼說書尋復以說書召命再至乃  
入謝其十月陞司書後月遷司諫院正言是年  
昌德宮成移御未久有妖言以新宮不利於  
上將還居慶運宮羣臣皆曰不可惡無辭時兩  
宮已有間太妃尚留慶運宮辭以問寢實欲  
留居之公力爭言觸忌諱斥為鏡城判官自光  
海以來用事者日以威福制人士大夫皆苟容  
於朝諛佞成風無諤諤敢諫者及公以直言貶

人擬之鳳鳴朝陽鏡在絕塞窮北之境去王化  
甚遠邊帥皆武人率多麤悍不法民多怨又前  
年北路大侵鏡尤甚公近臣一朝左遷常退讓  
無矜氣事主將有禮而御史臨民曲有恩愛賑  
窮乏革弊政其民大蘇以先王嘗欲易世子  
廢主既得立以為大臣謀其事心德殺柳永慶  
於是李爾瞻等亦自以為功力誇矜論功賞公  
亦嘗力言鄭仁弘得罪事以故卒有召命為掌  
樂院僉正自以無功上䟽辭之爾瞻愠言曰此  
其意以勲盟為不久也公以為徒無益乃止時



大獄繼起人人重足仄目雖牛馬之盜辭窮望  
幸者以告變或得恩澤於是有死囚上變言金  
悌男欲擁立永昌日夜為謀獄辭滋蔓摺紳大  
陷於是用事者造為辭說以永昌一則曰奇貨  
一則曰禍本爭言必殺以為功公見爾瞻曰孺  
子之無知而尚有謀叛逆者乎且聞太妃日  
夜憂泣恐不得偕死萬一不幸諸公尚有辭於  
他日乎爾瞻厲聲曰亦且并廢太妃誰復有  
不可者也怒欲起公笑曰毋起我且去矣遂絕  
公益見世道危險蹤跡益踈欲以微故去嘗於

朝會犯憲令得劾罷奸臣既執國柄時事日亂  
公鬱鬱欲一言感上意以為徒取禍無益且  
念太夫人在嘿嘿常自傷一日侍太夫人具白  
其所欲盡者太夫人曰勉之母以老母故變其  
心公喜甚時公屏居已累月時議益非之不得  
已一至都下而歸其月除成均館司藝以疾不  
就冬又除侍講院弼善居講院月餘不與時議  
相俯仰尋遷付副司直彼嚙怒日深構煽萬端  
指為儻達日夜陰察其所為前年永昌既禁閉  
江都二月使府使鄭沆陰殺之聞者莫不憐悲



其死於是公乃上疏極言勿釋實無謀叛狀鄭  
沆迫之令死此 殿下假手於麤悍之武夫也  
不殺鄭沆 殿下無面目立 先王之廟庭也  
請追復爵位許以禮葬布告四方臣庶以昭  
殿下友愛之本心又曰璣已死 殿下於 太  
妃復何疑問之有如有姦細之徒交構兩宮者  
宜付有司治之以大罪 殿下亦宜恭為子職  
務得 太妃之懽心頃者鄭造尹訥丁好寬等  
首發廢母后之議以圖其身之富貴為人臣是  
可忍也請罪此三人者以正三綱五常之道疏

凡累百言疏出莫不失色或有感激流涕者廢  
主大怒下政院以凶疏不沮却上達承旨主納  
者先罷而餘並推考於是三司請安置絕島廢  
主曰往者故相李德馨上劄無大失言而三司  
請按法今鄭蘊上疏其言大不道而以安置科  
罪無君護儻如是甚矣三司請按法廢主雖甚  
怒而惡殺諫者名故令諸大臣雜議必欲假羣  
議而殺之也右議政鄭昌衍獻議爭之而原任  
大臣李元翼沈喜壽等皆以為不可罪而時適  
有大禮大臣持之即不鞫以故禍少弛然時議



益怒論之以大逆又令館學生徒等上疏請罪而鄭仁弘亦上劄以為其言不道必無赦以礪羣臣之為異議者云廢主乃大悅欲庭鞠領議政奇自獻曰鄭蘊不過狂妄無他罪不可鞠也廢主怒謂曰然則欲不鞠乎曰不可廢主曰且不問乎曰不可且曰此非叛逆大罪姑徐之右議政出仕然後議之廢主不得鞠猶按問然後復繫之至七月復按問命安置濟州之大靜公自三月逮繫至七月始出獄繫械已經春夏鏡父老聞之嘆曰此前日吾賢宰也民賴其賜甚

厚義不可負也來助患難湖南儒生宋興周等亦上疏言無罪時直公者皆被譴而陷公者接迹得顯仕爭相媒孽危禍日迫而公未嘗憂嘆咨嗟常自若及庭訊廢主盛怒以待左右皆懼公辭氣不亂慷慨愈切鄭沆亦對獄惶怖失次既出遣人謝之因憂恨發病死丁好寬見其疏深自恨曰吾為罪人矣日縱飲不食病醉乃死大靜極南海中窮島自京城至海南千里自出獄并日迫行六日到海南候風十九日海中阻風又三十八日乃得達邑最地濕卑下多蟲蛇



毒螫自春夏之交或淫雨連月或盲風毒霧一日異變或窮冬不寒或盛暑不燠風氣與中土絕殊公咄咄曰宜負罪者居之自號鼓鼓子公既得罪而用事者益怒日令三司館學論之不己其九月焚其疏於闕下削名盟府李彥英姜大遂皆以論列得罪吳長指為儻人謫死朴明樽禁廢南士一言及寃者皆抵罪於是江右橫議皆主仁弘公既不悅於仁弘爭付者益激為禍人人反目其後果有廢母后事竒自獻知不可獨爭請廣收羣臣議竄北邊於是宗室貴臣

多竄逐而竟不得逞號曰西宮而已修撰尹知敬自公得罪因不肯仕飲酒酣歌托於佯狂公拘囚海島苦心勵行操守益堅時宋象仁李漢皆得罪遷謫至此宋象仁彈碁李漢學琴以暢其壹鬱而公常讀書於是證經史據前言上自殷之末世下至南宋其間聖人賢人之困厄憂患心危慮深不失其正者凡五十有九人輯為德辨錄以自省又作元朝自警箴以囚徒日給廩粟苦不繼令僕隸日傭賃取資天啓三年三月上克大難釋公為司諫院獻納前時永昌



之獄 太妃家既族滅母盧夫人流濟州沒為  
官婢至是召迎其奉使者來而具言其事且勞  
苦曰盍一日撤棘以自便乎公辭不得命見有  
旨然後乃出公居圍籬十年嘗作圍籬望北斗  
詩白雲之歌聞者悲之既出鬚髮盡白波海乞  
先就老母時太夫人年已八十餘矣見者莫不  
感歎泣下而太夫人曰今日乃得見吾兒耶執  
手笑與語不一見遠別悲思之色人賢之曰有  
是母然後有是子五月以司諫入謝因進言曰  
禮悼與耄雖於其身親犯其惡不加刑焉鄭仁

弘八十耄荒之年被極刑死恐傷聖德而實且  
親戚嫁禍昏耄可哀又自以平日師事罪人自  
辭 太妃廢時仁弘雖為事首當議大臣多不  
從知人心不與為兩端說曰君臣母子之名義  
出天而不可易今之為 殿下爭之者惜此名  
義也臣獨未曉分府分曹分院有若兩朝廷兩  
君上者然使忠實之士屯兵守之彼孀居一婦  
不過匱荒中一箇人而已議未上其客聚謀以  
禍福動其族類私易其語議遂決當時有竊言  
者而弘當誅且欲自言云以故公上疏言之後



月有告廢世子掘地事合司請法公以前日骨肉之變微感 上心忤羣議即去大司憲吳允謙引避曰臣前日之啓幾誤 殿下臣若執迷臣鄭蘊之罪人云其六月為南原都護府使冬特加通政入為吏曹叅議明年正月李适叛入京城 上出幸公州二月李适敗死 車駕還京賞扈從諸臣公陞嘉善拜刑曹叅判於是追贈三世爵位以親老乞歸冬為大司諫時有上變者諸囚或引仁城君亦知其謀於是三司請法公執全恩之論既不合因啓曰不問義理之

當否形迹之虛實一以撤辭而已告變殆無虛歲仁城雖除豈無仁城噫先王之子盡之矣廢朝雖昏亂不殺骨肉不廢母后雖以 殿下之盛德不能一朝居此位也三司之請適足為奸人藉口之資耳非宗社長遠之計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即適大司諫去明年三月復以七司諫召之七月入謝尋遷承政院都承旨政院故事承旨由同副以次例陞而今由諫院直拜本職出於特恩據故例力辭 上不許尋賜告歸九月又召至京師益求去以老母為言



上不許而令以老母來養公上疏辭謝因自言  
久為時論所排擯義不可苟進云時有宰相建  
白以為材能多屈廣開庶孽之路而又以邊兵  
不足納粟多游丁議悉發防邊公又曰此壞名  
分失信歛怨於民極言之於是庶孽縱恣而士  
大夫皆怒裁抑為計世法明年春賜告歸行出  
畿甸上疏自陳因論國君服私喪之禮請從羣  
臣言時有啓運之喪而上斷行三年之制羣  
臣多爭之不能得故因疏及之四月以啓運葬  
禮來拜刑曹叅判尋改大司憲上劄言民瘼於

是戶曹經用竭責四結出布布匹至四石極言  
傷農病民以邦本為憂後月上以公有老母  
特拜嶺南觀察使有獄事訟寃當理公至按覈  
其事及啓聞有不悅者故以他事劾之其冬復  
拜大司憲辭不至明年正月虜犯我西鄙自我  
中興之後與虜絕和親益兵塞上以為戰守計  
又有反間言姜弘立老母妻子皆已慘死弘立  
深怨之謂朝廷於我已負實向導東犯云關西  
節度使南以興旣戰敗死之而平壤已潰報至  
上出幸江都而世子分朝南下士大夫多二南



人多從分朝而或少年慕奇功者爭趨之既去  
行在隔海頗遠於是奸人反造為疑問人心懼  
之公聞亂出湖南道路騷動相傳虜已塞路必  
不得達而皆以為分朝近且便公曰君有難觀  
望非人臣義也直趨行在聞者義之而人心倚  
以為重虜求和親必以王子重臣為質姜弘立  
來公上疏言弘立背義負國罪當誅且虜不可  
和仍論我兵力形勢曰但恐 殿下無堅定之  
心而羣臣無自任者三月虜既成約誓而去公  
以同知中樞移漢城府右尹入京城俄以兵曹

叅判返行在四月從 車駕還京上疏乞歸養  
上勉留之五月以母病去自此數年之間為都  
承旨為大司諫為大司憲皆不就己巳四月以  
吏曹叅判一入謝而去明年三月 太廟之木  
震 上自責求言公上疏曰臣聞獄刑者天下  
之大命也獄刑不中則冤氣生之所以傷天地  
之和召水旱之灾者也反正之後投竄四裔者  
不知其幾何也罪人之多非國家之福也一夫  
叩心有五月之霜一婦含冤致三年之旱况環  
一國叩心含冤者不止一夫一婦而已者乎宜



命有司凡罪在當赦者霈然䟽滌無所係吝則亦弭災之一助也嗚呼凡人無辜尚如此况先王之子乎珙之無罪臣已陳於前矣若使珙叛逆已著惟當置之絕島待之以不死則殿下罪罪親親之道可謂兩得而俱全矣臣竊為殿下惜之然死者已矣使其老妻穉兒尚在海島以綺紈膏粱之養而一朝飢寒困頓哀號而不恤幾何其不至於無噍類也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人事失於下天變應於上殿下待骨肉如此災異之生不足恠也若不改圖災異

無時無而國不為國矣臣請追釋其寃復其封爵還其子女令毋失其婚姻又曰殿下寬之既釋其母而母老子病戀戀不相離陳情乞留臣聞之深感殿下之仁而悲其不忍離之情於是兩司交論以為附會災異眩亂是非劾之時太夫人年九十三而公為六十二矣雖已貴必躬親服養亦不以老故少懈兄弟二人皆老相愛藹然其七月太夫人沒哀毀逾禮既葬廬於墓側其居處哭泣賢者見之莫不曰君子之善於禮也不肖者見之退自省猶恐其不盡於



反報也其葬在加祚之龍山去澤洞七十里今山下有龍泉精舍公嘗曰古人曰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此三者某嘗見於先君子而某又得之於先君子云崇禎五年六月 仁穆王后升遐十月葬惠陵公入臨既發引歸其十一月拜大司諫辭疾不就明年春又以大司憲召之三月入謝時有以私怨上變者公論之諸被誣者皆赦而其上變者無罪公爭之不已四月以王子嘉禮 上命繕治昌慶宮公執不可 上從之五月適授大護

軍陳情乞退 上不許而賜告歸秋仁政殿震公居家上封事論君德以及災異七年春拜吏曹叅判夏改大司諫皆不至秋又為大司憲上既承大統功臣等多以為 上中興功德高於列聖宜追尊考妣享之 宗廟於是請於帝既尊封謚方議祔廟典禮言者皆得罪而大臣去位公適為諫官皆望公之一言九月公行至龍仁改都承旨既入謝因上疏求去又論祔廟失禮曰禮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先儒呂中曰父之爵卑不當謚以己爵當謚而作之是以



已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非所以致敬其親也 殿下追謚之舉已非至當之理而欲以非禮之禮躋祔於列聖之次昔漢宣帝追謚其所生父母曰悼考悼妃而置園邑入廟則未之聞也哀帝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而亦未聞入廟也光武徙四親廟於章陵此則未嘗加謚曷嘗有入廟之議也胡氏論之曰王莽篡時漢祚已絕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於義未有大不可者一聞張純等建議斷然從之章陵四廟蔑有異等寡恩之誦不

聞於當時失禮之譏不生於後世宣哀之過舉益明 殿下不法當法之光武而乃為宣哀之所不為臣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者也宋時歐陽脩首發稱親之議呂誨目之曰邪論請下理古人重繼世之統尊祖宗之義嚴矣臣謂別立廟享無別於宗廟則 殿下尊親顯親之道盡矣何必以過隆之禮加於不當加之地貽欲尊反卑之譏乎又曰宣帝光武皆以孫繼祖綱目不以不補其補為貶而先儒以蔑有異等為美事疏入不下於是連辭遼都承旨旋拜同知經



筵又力辭疏三上卽去歸八年春有上變者獄  
事連累及公 上令勿問而公猶待命月餘拜  
大司諫卽入謝因求去不已六月 穆陵裕陵  
皆有變大臣奉審二陵啓陳其狀而功臣等更  
與大臣謀曰非震也因雨崩壞陵寢郎洪有一  
反以誣罔得罪於是修陵之節未舉而禮曹消  
吉以 章孝祔廟慶禮先行公上封事責大臣  
之咎又斥言曰繕工提調臣景禎禮曹判書臣  
瑞鳳掩匿災異以負 先王之恩而罔 殿下  
於過舉也仍論罪人多枉以及佞億健無罪請

哀憐骨肉之命時議大忤兩司交章論劾月餘  
上竟不聽念久不受祿令該曹餽米饌以為周  
給云公謝曰此 殿下不以廉耻待臣也尋移  
禮曹叅判上疏辭之時又有大風 宗廟社稷  
之內拔木尤多上疏論災異以及生民之困瘁  
後園遊宴之娛 上優答之罷畿內關東量田  
以待有年後日 上御經筵公入侍 上曰鄭  
經世已死張顯光老矣卿不可去也公亦辭以  
老病因對災變以及三南量田多欺罔其月遷  
副提學連上章辭之其三疏極言朋儻之弊前



古以來未有如此而不亡人之國者也又曰昔  
宋神宗時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  
歐陽修年六十有二富弼年六十有八司馬光  
王陶皆五十或致仕或引疾或求散地皆不容  
於時議其去皆不拘大閑之年臣犬馬之齒已  
過諸人而不容於時議則加甚臣來京師六月  
在彈劾者三月忝禮曹者月餘又被攻擊因仍  
苟冒終至顛躓雖被逋慢之罪臣恐不辭而去  
也自此求去益力九月司諫趙綱言大臣之貪  
汙得罪公上劄乞寬貸 上從之嘗召對因進

曰 殿下經筵日倦漸不如初 上曰當勉之  
後在經筵講齊風之東方未明辭謝曰禮君有  
過則臣下固不憚譏刺也古者樹誹謗之木亦  
此意也仍言三南量田多怨而必先賦三南三  
南之民益多怨連爭之及與戶曹判書崔鳴吉  
爭論於 上前戶曹已頒新結於三南公曰此  
法廟堂既與七路之民有一時頒行之約崔鳴  
吉曰初無此約再詰之再匿之公不能辨出而  
問之關已再下矣公乃上疏言之大臣不可竟  
不行公又上疏曰一國之政不可或先而或後



一國之賦不可或重而或輕鳴吉必欲先賦三南失三南之心方今南夷啓釁恐鳴日至在我預慮而熟計者唯在保合民心謀事之臣反促之以怨毒之氣民既散去雖有器械誰與為禦雖有城池誰與為守上不從遂去歸臨行又上疏曰馮驩孟嘗君之一食客也猶能焚債卷使薛民親君况臣不為馮驩亦受恩之厚又不止一食客而已乎孟子有言曰禮貌未衰而言不合則去之古之人有事君不合而去者不可一二數雖被負恩之誅非臣所怨悔也然豈敢

忘殿下恩哉國有緩急臣當赴難而死還鄉里更無意仕進衣布茹蔬自同於閭巷之韋布而未嘗如顯者九年正月入臨仁烈王后之喪前年去國之後爵祿猶在上疏辭之二月拜禮曹叅判尋遷大司諫前後累辭政院皆不納因上疏自陳時虜將僭位號虜使方來故其疏又曰答書必峻絕斥之母令以我為藉口西獫新叛中國父母之賊子雖不閉關絕之接之以從胡之列不問其所從來彼雖陽示之怒其心必曰我有人三月移副提學上劄首言君德以



及當時之極弊又曰功臣握兵柄不念外禦幾  
察日密將士解體狼顧脅息以為有功亦死無  
功亦死故南以興臨死恨之曰吾為將在邊不  
敢練一卒習一戰卒至於敗此悲痛之辭也由  
今之道無變今之弊雖有孫吳之將不能為一  
朝用也 殿下以此屬反正以此屬亡國夏改  
大司憲以 長陵葬禮出謝尋自引嫌適既反  
哭卽歸六月拜吏曹叅判七月移副提學九月  
又改大司憲十一月復為吏曹叅判不得已入  
謝因求去不已 上不許以為遠客賜米鹽以

示加意而庖廩之人已怠矣十二月虜大舉來  
侵長驅三日前鋒已過鳳山矣前年都元帥金  
自點率大軍鎮井方據險自守而副元帥申景  
瑗出行兵遇賊候騎軍散見擒 上出壺江都  
以 宗廟社稷妃嬪諸姬先行賊已迫都城  
上卽馳入南漢急百官多徒步從之而或道亡  
申景禎率精兵數千騎馳過望見公呼曰事至  
此是誰之過也公重臣何不一言以安社稷乎  
公笑謝曰公率此勇士不 擊賊將安用乎景  
禎去曰若是哉迂也勤王之師連敗陷沒山城



受圍四下餘日公上劄請斬元帥以激礪將士  
心時城中請成已久虜不許及崔鳴吉密啓  
上往虜中公又上劄曰外間喧傳昨夜使臣之  
行國書有稱臣之語可謂痛哭前後國書皆出  
於鳴吉而其卑諂畏約實降書也然猶不稱臣  
今若稱臣則是君臣也既為君臣而不從其令  
則國亡矣鳴吉以為一稱臣則城圍可解也君  
父可全也此婦寺之忠也况萬萬無此理自古  
天下國家有不亡者乎虜無厭降亦亡不降亦  
亡曷若守禮義死社稷乎况君臣父子背城一

戰萬一有完城之理我之於天朝有父子之恩  
義不可背之虜既得我書責斥和者為言公聞  
之請自往於是大臣往來議事夜軍亂守闕願  
得斥和者以甘心云亂者皆出於三大將麾下  
而獨守禦兵不動守禦將李時白曰吾非禁令  
軍中軍中無從亂者三大將者申景禎領三手  
具宏主摠戎元斗杓為御營將矣明日列書前  
後諫臣十餘人崔鳴吉復往虜中有白 上者  
曰諸臣皆一時重望恐人心不服 上命促反  
之於是聞江都陷敗留都相金尚容自燒殺諸



王子妃嬪宗室貴臣妻妾子女皆以被驅而其  
餘屠殺殆盡城中益無鬪志而虜攻城益急崔  
鳴吉又至虜中約明日車駕下城公怒曰寧  
亡國以君降虜吾耻之拔佩刀自刎刃沒腹中  
矣城中皆大驚而莫不悲其義上令御醫視  
之而命州官供給救之令必至於無死也  
上將出城公殊而不絕猶仰首號曰鳴吉使  
殿下出降虜將變易其舊求我傳國之瑞此受  
之於大明相傳且三百年當獻之天朝不可許  
也求助攻王師大明於我有父子之恩虜亦知

之子不可攻父亦不可教子攻父虜雖凶狡必  
無辭而強之以此二者爭之毋得罪於天下後  
世二月昇至鄉里嘆曰主辱矣臣死已遲更以  
何心與凡人齒供賦稅食妻子之養乎乃入金  
猿山谷中披草為屋命曰鳩巢而耕山種秫以  
自給於是國家不用皇明正朔故每歲換不復  
近新曆日逸世絕俗花開草長以驗時序居山  
中三十七甲子而沒崇禎十四年辛巳六月二  
十一日也前年五月四日貞夫人尹氏沒葬於  
居昌之主谷明年正月合葬焉後十年辛卯改



葬龍山趙學士綱曰古語曰君父至尊親也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喪亂既久歷歲年多矣卿大夫安於朝士庶人安於野商賈安於市舉皆媮衣甘食而嬉娛先生離兄弟屏妻子獨處於窮山之中惡衣糲食冬夏而朝夕常以剗刃誓義不卽死於圍城負罪引慝不敢須臾忘千百載先生而已嗟乎嗟乎古之聖人賢人其心一也其所遇之時治亂不一而其事業不同當平世兼善一世德及萬物功業昭于時當亂世或遁世獨行或殺身循義以傳於後其道行於時傳

後世一也試論聖人賢人在虞夏之盛德禹抑洪水益烈山澤而焚之稷播五穀而不以為功當殷之亡箕子被髮為狂比干剖心伯夷餓死而無怨其事業不同而其心一也君子刻意勵行而或不及學者孜孜日講而得之者蓋鮮矣竊觀先生之道非其義不合非其道不就見義不惑犯大亂而不懼守節取義視殺身如嗜欲絜身逃隱舉世非之而無怨愠嗟乎嗟乎其與古之聖人賢人者考之行事炳然皎著殆與日月爭光者矣學者稱之曰桐溪先生而從祭於



龍門文獻廟公有子曰昌詩昌訓昌謨又有側室子曰昌謹昌詩前工曹正郎生岐壽昌訓生岐憲昌謨生岐胤其餘子女皆幼陽川許穆狀

記言卷之三十九終

記言卷之四十 東序記言

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趙龍洲謚狀

原任判中樞趙公諱綱字日章姓趙氏本漢陽人始祖高麗僉議中書事之壽其後揔管暉揔管良琪禮儀判書暉漢山伯仁璧右議政洵同敦寧憐自始祖顯者七世號為大族曾王父贈吏曹參判壽崑王父 贈吏曹判書玆父贈左贊成翼男二世皆以行藝聞母貞敬夫人柳氏籍文化 贈承政院左承旨愷之女也三



世封 贈皆以公貴也明 顯皇帝萬曆十四  
年十月六日公生柳夫人賢教育有方一以古  
人訓子者為法生五年始就學甫十年已有成  
人儀式又專心讀書無他遊戲嗜好十三柳夫  
人歿其持喪禮式一如成人明年皇考贊成公  
聘宋夫人夫人父宋公嘆之曰他日童子必貴  
家嘗受厚報弱冠文詞已蔚然有聲公亦以文  
學能自任為重白沙李相國恒福車太常天輅  
皆許以為奇才二十七選成均進士明年贊成  
公疾甚公迎醫湯藥色憂不怠歿則哀毀逾禮

守塚三年其哭泣之哀居處之嚴餐粥蔬食之  
節君子以為能盡於禮也贊成公疾病思食柿  
以過節不得進終其身不忍食柿李爾瞻素聞  
其名欲與之私相善以為守禮之士非禮不可  
必加禮厚奉給遂欲深結之也及光海政亂爾  
瞻方用事人人仄目畏忌公遂絕之仍不復應  
舉寓居嶺南之居昌以避世癸亥 仁祖克大  
難收召才學士公以遺逸召拜高敞縣監尋改  
慶尚都事皆不就甲子以刑曹佐郎為木川縣  
監問民瘼修學教邑稱洽明年去歸丙寅 上



親試士公擢壯元連在兩司丁卯建奴東搶前  
年國家始行號牌法寇至平壤民解號牌掛之  
城堞即皆散去時公為司書與文學金堦上疏  
言罷號牌以收人心於是罷號牌法 上出幸  
江都令世子撫軍湖南公從之奴既約成而去  
以持平上疏言功臣縱橫不受 命湖西節度  
使琳緒 先王之陵以厚賂輕宥諫官尹煌以  
斥和忤 上旨吏曹阿縱 上輒擬奏聞書狀  
仍罪狀姜弘立疏奏遶持平戊辰以修撰論崔  
鳴吉別廟之非已巳以獻納改副校理尋賜服

書堂其六月政院以暑月請停視事公與諸學  
士上劄曰政院以暑月請停視事此雖古事臣  
等以為過矣雖國家無事論者猶以為不可况  
危急存亡之秋乎有謨猷者徘徊於是好廷爭  
者徘徊於是借前箸者徘徊於是士傳民語者  
徘徊於是工執藝事者徘徊於是損國體而拒  
人遠者為不少矣考之月令夏月君子齊戒節  
嗜慾定心氣然則安肆於宦官宮妾之上不可  
謂齊戒節嗜慾定心氣未必不生於講論經傳  
之間也冬拜持平先是有大獄事連仁城君珙



睦性善柳碩上疏言全恩事大司憲金尚憲論以護送僭議多不從乃引避公 啓曰昔在昏朝陷人心以護送尚憲於其時仰屋竊歎者久矣不意今者身自蹈之也請適尚憲玉堂請並適兩司 上特命綱勿適也公乃再引避而適庚午以修撰為吏曹佐郎辛未以獻納復為吏曹陞正郎以 章廟追尊事 上怒爭論者玉堂占五人下理治之公上疏極言其不可罪又曰 殿下顯覲之誠不幾於反歸喪亡之轍乎臣嘗在玉堂斥追崇之論與諸臣所言無異同

辭語之不遜抑有過焉請均被其罪不報尋改副校理與同僚吳埴等上劄論典禮之非有特命除知禮縣監兩司爭論請留 上曰頃者綱有厭勲舊辱大臣抑追崇之罪而愛其清儉不以罪罪之當論以重罪兩司恐懼不復敢請留玉堂猶爭執不已 上任之明年統制使瀚因括丁督責多無狀公棄歸因瀚啓卒就理坐罷癸酉復為吏曹正郎甲戌為司諫時典禮爭論諸臣皆已得罪公啓 上曰臣愚見實是被罪諸臣之言而臣適其時不在言責則為今日



陟明諸臣其時適當言責則為今日黜幽彼幽  
此明臣實羞之光海之追恭嬪主入 廟賊義  
之大者而其時果有一人苦口爭之如今日者  
乎有言順乎 殿下則榮寵隨之有言違于  
殿下則罪黜及之宜乎諂佞駕而忠言伏也自  
古及今亡國敗家恒由於斯孰謂 殿下之過  
孝轉成亡國之兆至於此哉乙亥為執義因浴  
水絕流大風拔木 穆陵 裕陵有變上疏言  
遊宴選後宮及營作事曰以 殿下之聰明獨  
不覺悟行之不疑豈天誘 殿下之衷終歸於

亂亡而後已歟遂遠執義九月復為執義以監  
試不法爭論罷榜事 上不聽大司憲金尚憲  
寢其 啓公引避不出王堂適之 上特出為  
文川郡守副提學鄭蘊上劄曰 殿下以綱為  
何人也其人篤行孝友清苦自守又其文學博  
覽可以置左右而備顧問者也其可以一言過  
戇而遽示好惡之私耶 上從之拜軍器正  
命廉問湖南郡縣既復 命上稱之曰綱出入  
民間細知守令治否民生疾苦諸御史不如丙  
子以司諫應 旨上封事言大君田宅踰制



章陵殯殿事賞格無法仍及左相洪瑞鳳受賂  
賣官之誚歷舉李大厦納馬事請因灾異黜墨  
相飭過愆以為應天之實 上不納瑞鳳子命  
一與大厦皆上疏請問之 上問于大臣右相  
李弘胄以為前者或有令政院召問之時領敦  
寧金尚容以為絅已適諫官王府事嚴可以召  
問也 上令政院問之公對曰大厦納馬事不  
得諱於其鄉亦非一人所知臣雖駑劣告引他  
人以證其言 國朝二百年無此事臣何畏沒  
身之罪以開告引之門也昔燈籠錦事唐介之

風聞而貧如彥博猶且面斥上前彥博拜謝而  
已未聞教子自明仁宗雖貶唐介亦未聞詰問  
也臣之所聞比唐介為尤切而瑞鳳之貪濫不  
止受一馬而已封事所論特舉近事耳大厦一  
馬何有哉大厦盜善馬以賂權宰事覺則豈不  
欲以死自掩乎禁府以不言其人請令大臣更  
議領相塗右相弘胄皆掩匿覆蓋而猶畏言亦  
莫之敢顯言下理也 上令從領敦寧議問之  
公即就吏同義禁閔馨男上疏曰因諫官國朝  
二百年未之有也 經筵官俞伯曾亦啓 上



曰綱以言責下理前時柳永慶不能因鄭仁弘李爾瞻不敢殺尹善道豈意今日有此事也是促亡國之事也 上曰囚之者大臣也伯曾曰殿下何以從大臣之言也舉國莫不憤憤言此事也此而鞫之雖有權奸誰肯為 殿下言之也 上曰明太祖黜孟子之享非以為不賢也特試群臣也今囚綱非不知是非也亦欲試之又曰請鞫者未知其意欲何為也伯曾謝曰殿下既已明審良慰良慰金尚憲上疏力攻伯曾又曰瑞鳳嘗言綱不正及其人在相位綱自

疑見斥據無實語欲一刺洞貫云而公實無此事也 上不荅明日 教曰予雖昏暗長君也臣下安敢挾憾相毀准意所欲若是尚憲適吏曹判書伯曾亦適 上已知公忠直無他而瑞鳳以功臣 上寵待之殊甚至此欲安其心為之寬假而公亦不問而釋之其十二月奴大舉入寇急 上將幸江都奴先鋒已迫王城 上馳入南漢丁丑二月南漢既解圍廟堂以斥和者十臣議罪以公安言詆廟堂亦在議中郁承旨李景奭白 上曰綱善類也亦以此罪之人



心不服後世亦必有議之者 上曰予亦以為不可其勿罪也戊寅以司諫入謝 上引見文政殿公問 上曰今日之事欲石晉之於耶律德光耶抑欲句踐之於吳耶 上曰為宗社生民忘予之耻辱也公仍陳句踐報吳之事又曰人心或以為朝廷與中國絕矣通信中國以示不忘之義善也 上曰事秘外方莫知也已先之矣仍言分兵農廣屯田去浮華開言路為今日之急務云功臣峻竊畜宮人無敢言者而公劾其罪狀乞養為興海臺臣 啓上曰綱鯁直

在朝廷則繩愆糾邪補益甚多不可出外 上曰其情切矣可遣之時臺諫劾金尚憲詐死沽名不從 上出城請罪客有問之者公曰當車駕出城立節者鄭蘊金尚憲兩人而已可褒不可罪也已卯謝歸居昌庚辰以司諫上疏進時務十策其六月第絀死時寓居新坪後月返葬抱川絀秀而早夭有穉弱子威明甚憐之懷哺教育登第方為湖西觀察使者也壬午以典翰入謝以母病歸癸未差日本通信副使日本關白源家光生子號為若君而請使於我矣公



入謝復為典翰二月受命三月至釜山候風  
四月始行舟七月至其國自釜山水陸四千里  
既傳命大設宴享使其俗呈變幻淫巧奇恠  
百戲以為盛觀公不為一顧也倭人甚嚴憚之  
不復敢呈其淫技泐道留館餽遺皆不受十一  
月還釜山對馬島主宗義成者傾巧檢回多不  
信公不色假待之甚嚴義成恚不假借因書契  
頗致毀言朝廷却之有日本記行關白說既復  
命謝歸明年賞遠使勞陞通政拜刑曹叅議辭  
不就各為金堤郡守入謝大臣白上令憚壓

道內移全州府尹公簡嚴判官竒震興者素心  
憚之陰懇於方伯責以衙眷濫率公即去歸上  
任才十八日公有亡弟寡妻穉子以大夫人不  
忍離故公請於朝以從此所謂濫率者也乙酉  
奔哭昭顯世子拜大司諫上䟽言生民之困瘁  
災異變恠宮禁近習貨賂視朝倦怠事仍陳勸  
戒累千言上深納之以為至論有內獄令宦  
官主治之又上䟽曰掖庭有獄始於漢時衰國  
之治宜付有司以示聖人無私之治仍言宮禁  
不清上從之而適拜大司成以母病歸移拜



刑曹叅判尋改大司憲 上賜姜氏死公在牙  
山上二封事其一辭無勞進階事也其二姜氏  
不可賜死事也疏入遼大司憲尼山有上變事  
上遣將出兵即入京仍拜吏曹叅判又以母病  
歸拜大提學辭不許又拜大司諫上疏辭之且  
曰興王賞諫衰世厭諫亡國殺諫 殿下聽諫  
之道漸怠不惟怠而已抑制之摧折之竄逐之  
躬駕而隨衰亂之迹何也仍言趙錫胤李應著  
事疏入 命遼職丁亥拜大司諫未謝陞刑曹  
判書上疏辭謝仍陳賑飢民蠲民役擇邊將警

天怒又言李景興洪茂績沈膺李應著事尋移  
拜禮曹判書兼裁省事以歲飢嘗請蠲民役  
上從之令掌其事獨大小煩費以便民改吏曹  
判書連辭不許恢公道抑奔競申明守令薦舉  
法因入 侍言昭顯三兒放還事 上引見大  
臣大臣多言馨長為國盡忠狀公曰馨長謂之  
彌縫國事則猶可言以為盡忠則不可 上領  
之曰此言是也馨長驕橫無所忌巨室多以貨  
利交驩傾事之馨長初以商賈事命壽命壽者  
本西邑官屬賤人以俘僂事九王甚信愛之而



我且厚賂以恣其所為者久矣國之大事小事  
命壽皆知之實馨長輸款云冬北使來館伴李  
行遠稱疾不出大臣白 上以公代之命壽見  
公以私問曰昭顯三兒安在九王欲取育之公  
正色曰下國事上國何可與知有此云云也累  
問累不答命壽愠色而止不復言三兒事矣戊  
子拜左叅贊命壽恒言惠怒公不已公聞之以  
為貽國之患上疏請免文衡備局之任命壽三  
兒之問蓋已有竊知者矣嘗引對言鄭蘊耻不  
遂決死屏居深山自同頭陀甘自苦以終其身

當褒賞其忠又上疏言之移大司憲時南方大  
水進修省疏累千言金自點以功臣恃恩用事  
積威福二十年公卿以下多畏事之莫敢抗當  
試士公以大提學掌試士諸叅考官有媚自點  
者欲以其孫置之壯元公曰壯元非人望不可  
言者不敢復言然皆失色公前為吏曹自點子  
銖藉其父勢求為郎即偕多推薦之者而公竟  
不許至是自點既積怒於公人多為公惧之公  
終不少假己丑以刑曹判書遷右叅贊五月  
上有疾公掌太醫院事及大漸公入侍而 上



薨自點引古事欲撰遺教公曰無遺 命而撰遺教不可及 孝宗嗣位撰踐祚頒教文有內旨為大喪聚女巫陳巫事謂之宮中古事云公上疏曰先王之法假鬼神以疑衆者誅 大行大王臨御二十有餘年一心履正一不作受禘祈祝之事四方氓庶之所共聞者也今若使巫覡執柝肆其誕妄以為為 先王除不祥且以為宮中古事不可廢云爾則不幾於誣先王之夫者乎亟下明教斥絕此巫事自點以罪免相公卜相仍為吏曹判書李惟泰者上疏搆誣

二三士類詆毀公尤甚公三上疏遠吏曹為禮曹判書 上對群臣言惟泰以此人為小人非吉人也公嘗在憲府論元斗杓樹黨要權惟泰執此攻擊云九月莅 葬禮贊禮虞卒哭辭遠大提學為右叅贊以撰 長陵誌石文進正憲庚寅北使來以查問為言宦者羅業還自燕與使者俱來密 啓查問奏文表文云公曰奏文表文主文者任其責請免官使者至會三公六卿政院兩司既坐列饋以駱漿公獨不受也使

者有溫色責問曰前年吊祭 大行王無哭何



也公曰此在五禮儀使者既無辭又曰謝表不及皇父王致吊何也製表者為誰問承文院俞祭而無職在外曰製表先見表者為誰公徐言曰大提學先見之以此為咎我且任之命壽以使者意言令本國議罪首相李景奭以奏文事亦坐責議罪謂之兩臣云命壽私令兩臣安置白馬 上特慰諭之各賜物以資行李令公路厚送之四月至白馬在義州南山極高常多霧無霧常風孟夏寒氣如冬公常讀書使者與義順公主偕行過州遣兩胡猝至傍侍人驚怖無

人色公夷然不以為意秋義順護行使臣元斗杓狀 啓言攝王於兩臣語意凶悍專以修城池鍊甲卒懷二心叛我為言云及使還且 啓曰兩臣事彼不但已也欲全之事危矣 上為之泣下議遣使卞明及引見大臣議事 上曰卞明兩臣事無偏輕偏重適有使者來而卞明事已使者至勅書但言修城集兵原與倭無涉端與朕為難而已無決語命壽曰大君使來則事釋矣前月大君還自燕矣 上必欲遣之而大君亦請行 上問邊地苦寒厚賜之閏十一



月貞敬夫人歿右相李時白 上令有司賜  
賻物又令本道成發引葬埋之禮後月大君使  
還許兩臣放還而永不叙用 上復使人厚賜  
之曰聞北京先報喜不可言公既還上疏言誤  
事貽國之辱又言西土人心風俗薦士二人鄭  
麟壽韓翼文皆以才行聞者也 上即引見令  
以軍職在都下而公乞歸田里以修史事召之  
公辭以清人責言未已應旨上封事言時弊仍  
及朴彭年等旋表事鄭蘊 贈謚事癸巳乞養  
為淮陽明年三月遊楓岳後月謝歸冬畿甸之

內腥霧四塞上疏曰白金弘郁下獄死君道日  
元國事日非災異日見人心日離忠言讜論絕  
影於 殿下之庭是將歸之於天歟歸之於人  
歟 上曰愛君憂國老而彌篤乙未春公七十  
以耆老 上令本道賜米肉至明年春又賜之  
及秋又賜月俸曰綱以 先朝老臣逢時艱述  
坎壈在外家貧親老庚癸之急可知而何無一  
人言之也公上疏辭不受疏十上而 上終不  
許八月有大風領敦寧金墉上災異疏 上怒  
惶懼不知所出公上疏曰金墉言天警之可畏



人心之離合真宰相之言 殿下何故拒之至此也其退黜摧沮死生固不足言 殿下有何大不平柴于中而有此心病也古之聖帝明王遭險阻艱難者何限然未聞以勞苦倦勤而致心病者也又曰從命而利於君者順也從命而不利於君者諂也達於命而利於君者忠也從唯唯而退自以為售才見能者今日之激天召災未必不由於此也 上以為處猷卹不忘諫忠臣義也丁酉沈大亨俞蔡以議謚事得罪公上疏曰前時上 宣祖謚號尹根壽卞祖宗之

義鄭經世請改 宣祖謚號大亨祖述二臣之言二臣無罪而大亨廢錮臣恐日月之明或未遍也俞蔡徒知遇事盡言不自覺其陷於妄言之罪亦非負國者也戊戌耆老所作五老會領議政金堉七十九判中樞尹坰九十二海恩君尹履之八十公七十三判書吳竣七十二 上體不安既月始瘳上疏進清心寡欲之戒曰節飲食少思慮戒耳目之欲為調攝少愈之戒云 己亥五月 上登遐公入哭既成服而歸承命製謚冊文進崇政冬乞致仕下吏曹判書宋浚



吉沮之庚子上疏言賑飢事進屠隆荒政考請  
免月俸不許辛丑拜判中樞辭不許春夏大旱  
上避正殿理冤獄 下教求言時以製 太王  
太后玉冊文召之連上疏辭之仍言尹善道事  
曰善道之罪何罪也善道之罪惟以宗統嫡統  
為 孝廟左袒也當善道投疏之日誰為 殿  
下進焚疏之策也高麗恭愍王焚李存吾之疏  
光海焚鄭蘊之疏恭愍光海非亂亡之主乎今  
日廷臣自許非沒沒而不以堯舜之道導 殿  
下而反以亂亡之轍引 殿下何也如異日國

史書之野史記之以為某朝某時焚尹善道論  
禮之疏其為 聖德之累何如哉臣恐後之規  
今猶今之視昔也 殿下如大覺悟而明辨宗  
統嫡統昭載 先王實錄使後之論禮者不敢  
為異辭則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哉我 祖宗陟  
降之靈和豫於真真之中收譴為祥變旱為霖  
使 殿下長保我子孫黎民其德不既大於走  
群望而望報乎承旨南龍翼先 啓以為綱扶  
護善道壽張陰慘激 上意令 上不納而三  
司攻擊大起請削職黜外 上命罷職而已領



相鄭太和曰綱身處畎畝斥黜無損於其身有損於國也左相沈之源曰綱以三朝元老應旨進言卒以此得罪此亡國之事也尹飛卿郭之欽等媚事用事者爭以攻擊為功論以遠竄自四月至六月上終不聽方群小用事讒害日至戒家人子弟口不言時事亦無一幾微見於色詞八月遊白雲山甲辰四月觀三釜瀑永積淵水石是夏始有叙用之命明年夏上幸溫泉還進箴以陳戒于上時公八十執義吳始壽白上曰綱三朝老臣先王特賜月俸

今論重一不當而輒廢棄之月俸亦收且綱今年八十上命中外八十以上者無論有官無官皆有賞資而獨不及於綱上命加資仍賜月俸於是進崇祿三司攻擊復起以為月俸不可許上不聽公力辭月俸三上疏乃許十二月大夫人卒公八十居憂送終之節皆可為百代之行也戊申夏有曾為侍從者其父母年七十以上者皆賞賜或加資之命男威鳳嘗為諫院以故進輔國八月遊白雲山將仍遊紫雲泉石至文巖入山中數日聞上有溫泉之幸



言言卷之四十一  
乃還明年二月五日卒公春秋八十四襲用深  
衣幅巾既殮殯於外寢之中堂訃聞上為之  
罷朝巷市二日四月己卯葬于鹿門東麓南向  
之原在先壠北十里今上二年丙辰春同副  
承旨金德遠請贈爵事左相權大運亦力陳之  
上命追贈議政府領議政公簡靜莊敬寡言動  
有法度粹然德全自修身親親以至仁利物  
善俗之治一本於經學以此事親以此教家以  
此事君以此與朋友交可以居高位可以抑妖  
妄可以禁邪偽可以使絕國可以處患難故其

文章博於百家精深簡切不誇不媚古雅可法  
筆法勁正簡古蓋皆才藝之出於心者然也既  
義直理正又其見於辭氣者溫而栗直而平尚  
禮讓重冠婚喪祭篤於人倫此君子之盛節公  
早失父母繼母宋夫人年高公事之必樂其心  
志安其寢處飲食忠養公已八十顏色不怠宋  
夫人與子孫言必稱薛包之賢公歷仕三朝一  
以古人事君者事君能不有其身犯而無隱雖  
累召累斥上知勤上節儉對群臣言之及事  
孝宗眷遇益隆每稱之曰君子人公自通籍於



朝成已立名四十餘年遭時艱逆連被擯斥立  
朝不十年公亦謝寵辭榮閑暇田園二十年樂  
其心之所樂而爵祿不入於心既年益高德益  
邵為國人士大夫之矜式自我 純孝以來一  
人而已性澹然不樂滛技玩好服食有節居處  
有禮言不及貨利聲色遊娛常以嗜欲為戒繩  
墨嚴正善與人忠愛亦不見私喜私怒人皆敬  
畏愈久而不敢怠當 寧陵內陷之變奉審諸  
臣專掩匿不以實聞男威鳳為修撰上疏極言  
上覺之下教曰前後奉審之臣其罪難逃封陵

時監董諸臣皆拿鞠寔罪一時以為趙氏有子  
宅前有溪潭曰卧龍潭自號曰龍洲又常對錦  
柱山亦曰桂峯老人今其遺文在子孫皆可傳  
於後世一代宗儒碩士名卿鉅公其立言行事  
刻之墓道者尤多略撮其家狀以請易名之典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  
筵事監春秋館事許穆謹狀

龍洲神道碑

公諱綱字日章姓趙氏本漢陽人趙氏始大於  
高惠有僉議中書事之壽是為始祖中書二世



曰暉曰良琪皆為雙城總管又三世禮儀判書  
暉漢山伯仁璧右議政洵皆以功烈貴議政相  
太宗謚良敬於公為七世祖曾祖折衝將軍  
贈吏曹叅判壽崑祖工曹佐郎 贈吏曹判書  
玆父司贍寺奉事 贈議政府左贊成翼男二  
世皆以行藝特聞母 贈貞敬夫人柳氏籍文  
化 贈承政院左承旨愷之女也萬曆十四年  
十月六日公生於漢陽之崇教坊柳夫人賢教  
養有方生五年始就學十年學既通能自力讀  
書亦無他嗜好遊戲十三柳夫人歿其居喪毀

感一如成人明年贊成公聘宋夫人夫人父宋  
公見之嘆曰他日童子必貴家當受厚報弱冠  
文詞蔚然有聲白沙李相國恒福車太常天輅  
皆許以為奇才二十七選司馬試明年四月贊  
成公歿李爾瞻已貴欲與之私相善久矣知公  
居喪之節以為守禮之士非禮不可必加禮厚  
奉給遂欲深結之也及光海政亂爾瞻用事日  
久公絕之歸嶺南之居昌不復應舉以避世癸  
亥 仁祖克大難收召才學士公以遺逸連為  
高敞縣監慶尚都事皆不就明年以刑曹佐郎



言言卷之四十一  
二十  
為木川縣監問民瘼修學教邑稱治一年去歸  
丙寅 上親試士公擢為壯元連在兩司丁卯  
建奴東搶連陷安州平壤前年國家始行號牌  
法寇至平壤民去號牌掛之城堞而皆散去時  
公為司書與文學金堉上疏言罷號牌以收人  
心於是罷號牌法 上出幸江都令世子撫軍  
湖外公從之奴既約成而去公以持平上疏言  
功臣縱橫不受命湖西節度使琳赭 先王之  
陵以厚賂輕宥諫官尹煌以斥和忤 上旨吏  
曹阿縱 上輒擬奏聞書狀仍罪狀姜弘立疏

奏遼持平戊辰以校理論崔鳴吉別廟之非為  
養乞縣不報選入書堂辭不報復為持平先是  
有大獄事連仁城君珙睦性善柳碩上疏言全  
恩事大司憲金尚憲論以護逆以僚議不可引  
避公啓 上曰昔在昏朝陷人必以護逆其時  
尚憲仰屋竊嘆者久矣不意今者身自蹈之也  
請遼尚憲王堂請兩遼之 上特命某勿遼也  
公再引避乃遼卒未以獻納移吏曹佐郎尋陞  
正郎以 章廟追尊事 上怒爭論者王堂官  
五人下理治之公上疏曰 殿下顯親之道不



記言卷之四  
幾於喪亡之轍乎臣嘗在玉堂斥追崇之論與諸臣無異請均被其罪不報尋改副校理與諸僚吳埶等上劄論典禮之非上特出為知禮縣監兩司爭論請留上怒恐懼不復敢言玉堂猶論執不已上任之明年統制使滄因括丁督責多無狀公棄歸因滄啓卒就理坐罷癸酉復為吏曹正郎乙亥為執義因洛水絕流大風拔木穆稜裕陵有變上疏言遊宴選後宮及營作事曰以殿下之明聖獨不覺悟行之不疑豈天誘殿下之衷終歸於亡國而後已歟

遼執義尋復為執義以監試不法論罷榜事上不聽大司憲金尚憲寢其啓公引避玉堂上劄遼之上又特出為文川郡守副堤學鄭蘊上劄諫曰殿下以某為何人也其人篤行孝友清苦自守又其文學博覽可以置左右備顧問者也其可以一言過警而遽示好惡之私也上從之拜軍器寺正以繡衣出湖南既復命上曰某出入民間細知守令政治民生疾苦諸御史不如丙子以司諫應旨上封事言王子田宅踰制章陵殯殿事賞格無法仍及

記言卷之四  
三十一



左相洪瑞鳳受賂賣爵歷舉武人李大廈納馬事請因灾異黜墨相飭過愆以為應天之實上不納瑞鳳子命一與大廈上疏請問上令政院召問之公對曰大廈納馬事不得諱於其鄉傳者非一人臣雖駑劣告引他人以證其言國朝二百年諫官無此事昔燈籠錦事唐介之風聞賢如彥博猶且面斥上前彥博拜謝而已未聞使其子自明也仁宗雖貶唐介亦未聞詰問也臣之所聞比唐介為尤切而瑞鳳之貪汙又不止受一馬而已因歷舉瑞鳳父子貪縱無

忌狀有大臣以為某已遘諫官王府事嚴可以召問也遂下理同義禁閱警勇上疏言囚諫官國朝二百年未之有也經筵官俞伯曾亦為上言之上曰囚之者大臣也伯曾曰殿下何以從大臣之言也國人莫不憤憤言此事也金尚憲上疏力攻伯曾仍言某既不直於瑞鳳及其人在相位自疑見斥撫無實語欲一刺洞貫云公實無不直於瑞鳳事也上不答明日教曰尚憲挾憾相毀其言之憤怒寒心吏曹判書尚憲遘職伯曾亦遘上已知公忠直無他



而瑞鳳以元功 上寵待之殊甚為之寬假之  
公亦不問而釋之丁丑南漢解圍廟堂以斥和  
者十臣議罪以公嘗妄言詆廟堂亦在議中都  
承旨李景奭啓 上曰此人善類亦以此罪此  
人人心不服 上曰予亦以為不可勿罪也戊  
寅以司諫入謝 上引見文政殿言國家之耻  
辱仍白 上曰人心或以為朝廷與中國已絕  
矣通信中國以示不忘之義 上曰事秘人莫  
知也已先之矣為養乞郡為興海臺臣以為某  
勁直在朝廷則繩愆糾邪補益甚多不宜在外

上曰其情切矣可遣之時臺諫論劾金尚憲詐  
死沽名不從 上出城客有問之者公曰當  
車駕出城特立者鄭蘊金尚憲二人而已可廢  
不可罪也已卯謝歸居昌庚辰又以司諫上疏  
進時務十策癸未差日本通信副使自釜山水  
陸行四千里至其國都既傳命大亨使呈變幻  
淫巧竒怪百戲以私其喜心公不為一顧也倭  
人心嚴憚之不復敢逞其淫技故遂留館饋遺  
皆不受有日本記行關白說還至釜山馬島主  
宗義成者傾巧檢回多不信公不色假辭受有



義義成心慙恚之因書契頗致駁言朝廷却之  
既復 命賞遠使勞陞通政拜刑曹叅議辭不  
就尋為金堤郡守大臣白 上令憚歷道內移  
全州府尹其判官竒震興者素畏惡之陰愬於  
方伯責以衙屬太濫公即去歸牙山上任才十  
八日公有亡弟寡妻穉兒太夫人不忍離故公  
請於朝以從以故云乙酉五月奔哭昭顯世子  
拜大司諫上疏言生民之困瘁災異變怪近習  
貨賂視朝倦怠事仍陳勸戒累千言 上深納  
之以為至論有內獄令宦官主治之又上疏曰

掖庭有獄始於漢時衰國之治宜付有司使政  
刑出一以示大公無私之治又言清宮禁絕貨  
賂 上從之而遼拜大司成以母病歸尋特拜  
刑曹叅判移大司憲 上賜姜氏死公上二封  
事一辭進階事也一姜氏不可賜死事也疏奏  
遼大司憲尼山有上變事 上令出兵公即入  
京仍拜吏曹叅判又以母病歸拜大提學仍為  
大司諫上疏辭之又言李應著趙錫胤事曰  
殿下聽諫漸怠不惟怠而已抑制之摧折之竄  
逐之自蔽耳目之聰明遼大司諫丁亥以都承



旨移大司諫未謝特拜刑曹判書上疏辭之因  
陳時務請寬赦言事者李敬輿洪茂績沈膺李  
應著等以開言路尋改禮曹判書兼裁省事以  
歲饑嘗請蠲民役以寬之 上令兼掌之蠲大  
小煩費以便民遷吏曹判書連辭不許恢公道  
抑奔競申明守令薦舉法因冬月大雷白 上  
曰昭顯三兒何大罪置之海島之中也請赦還  
上不聽一日引見大臣大臣多言馨長為國盡  
忠狀公曰馨長謂之彌縫國事則猶可謂之盡  
忠則不可 上頷之曰此言是也馨長初以商

賈厚事命壽得操縱之勢縱橫無忌憚巨室多  
傾事之命壽本西邑官屬下賤倖僥徒以口舌  
竊國陰事私婢於九王者也方今國之大事小  
事命壽皆知之馨長實輸款云其年北使來館  
伴李行遠稱疾不出大臣白 上以公代之命  
壽見公私問曰昭顯三兒安在九王欲取育之  
公正色曰下國事上國何可預知而有此云云  
也命壽累問累不荅命壽愠色而止不復言三  
兒事矣命壽恒言惠怒公不已公聞之以為貽  
患於國上疏請免文衡壽司之任命壽三兒之



問蓋已有竊知之者戊子遷左叅贊因引對言  
鄭蘊耻不遂決死屏居深山之中自同頭陀甘  
自苦以終其身其忠可賞又上疏言之不報移  
大司憲時南方大水上修省疏累千餘言己丑  
五月 上有疾公掌內醫院事及大漸入侍而  
上薨大臣引古事欲撰遺教公曰無遺命而撰  
遺教不可既成服有 內旨為 大喪聚女巫  
作祈禳之事謂之宮中古事公曰先王之法假  
鬼神以疑衆者誅上疏斥之自黜以罪免相公  
卜相仍為吏曹判書李維泰者上疏詆斥二三

士類詆毀公尤甚公嘗在憲府論元斗杓樹儻  
要權維泰執此攻擊云公三上疏適吏曹 上  
對群臣言維泰以此人為小人非吉人為禮曹  
判書其九月莅葬禮贊禮虞卒哭辭適大提學  
為左叅贊以撰長陵誌石文進正憲庚寅北使  
來以查問事為言既至會三公六卿政院兩司  
既列坐饋以駱漿公獨不受也使者有愠色責  
問前年吊祭大行王無哭何也公曰事在五禮  
儀使者無辭又曰謝表不及皇父王致吊何也  
撰表者為誰問承文院俞祭而方無職在外又



問撰表而先見表者為誰公徐言曰大提學先見之以此為咎我且任之領議政李景奭以奏文事亦坐責命壽以使者意言令本國議罪而私使之安置白馬 上為之厚賜之以資行且令沿道厚送之白馬在義州南山極高恒霧少日無霧則恒風四月寒氣如冬元斗杓使至燕狀啓言攝王於兩臣事專言懷貳心叛我云及使還又言彼不但已也欲全之事危矣 上為之泣下議遣使卞明又曰卞明兩臣無偏輕偏重適有使者來而卞明事已其勅書言修城集

兵原與倭無涉尚與朕為難而無決語命壽言大君使來則事解矣時大君還自燕才月餘日矣 上必欲遣之而大君亦請行 上問邊上苦寒厚賜之十一月貞敬夫人卒右相李時白 上令有司賜賻物本道成葬埋之禮後月大君使還許兩臣放還而永不叙用 上又厚賜之曰聞北京先報喜不可言公既還上疏自言誤事貽國之辱又言西土人心風俗薦士二人鄭麟壽韓翼文皆以才行聞者也 上令以軍職在都下而公乞歸田里以修史事召之公



辭以清人責言未已應 旨上疏言時事仍及  
魯陵六臣旋表事鄭蘊賜謚事癸巳乞養為淮  
陽明年春遊楓嶽仍謝歸冬圻內腥霧四塞上  
疏曰自金弘郁下獄死君道日元國事日非災  
異日見人心日離忠言讜論絕影於 殿下之  
庭 上曰忠君憂國老而彌篤乙未公已七十  
以耆老 上令本道賜米肉至明年春又賜之  
及秋又賜月俸公辭不受疏十上 上終不許  
領敦寧金壻上劄言災異 上怒恐懼不知所  
出公上疏諫仍進養心之戒 上曰處畎畝不

忘諫忠臣義也丁酉上疏言尹根壽鄭經世論  
謚事請寬赦沈大亨俞蔡之罪戊戌秋耆老所  
有五老會領議政金壻七十九判中樞尹垞九  
十二海恩君尹履之八十公七十三判書吳竣  
七十二公又上疏辭月俸仍進清心寡欲之戒  
己亥五月 上登遐公入臨既成服而歸 命  
製謚冊文進崇政冬乞致仕下吏曹判書宋浚  
吉沮之庚子大饑上疏言賑饑事進屠隆荒政  
考請免月俸不許辛丑拜判中樞辭不許以製  
太王太后玉冊文召之時大旱 上避正殿理



寃獄下教求言公上䟽辭之仍言尹善道事曰  
善道之罪何罪也善道以宗統嫡統為孝廟  
左袒也當善道獻䟽之日誰為殿下進焚䟽  
之策也高麗恭愍王焚李存吾之䟽光海焚鄭  
蘊之䟽恭愍光海非亡國之主乎今日廷臣其  
自許不沒沒而不以堯舜之道導殿下反以  
亡國之轍引殿下何也臣恐後之視今猶今  
之視昔也承旨南龍翼先啓以譸張陰慘激  
上意令上不納而三司爭起而攻之請削宮  
黜之上命罷職而已領相鄭太和曰某處畎

畝斥黜無損於其身有損於國也左相沈之源  
曰某以三朝老臣上下教求言而以言事得  
罪此亡國之事也尹飛卿郭之欽等媚事用事  
者爭以攻擊為功三司論以遠竄者自四月至  
六月上終不聽甲辰始有叙用之命乙巳公  
八十執義吳始壽白上有加資月俸之命  
進崇祿於是三司攻擊復起公上䟽力辭月俸  
三上䟽上乃許之戊申有曾為侍從者其父  
母年七十以上者皆賜物或加資之命男威鳳  
嘗為諫院以故加輔國秋入白雲山欲仍遊亂



雲泉石至文巖入山三日聞 上有溫泉之辛  
乃還明年二月四日公卒春秋八十四襲用深  
衣幅巾殯於外寢之中堂訃聞 上不視朝巷  
市二日其四月葬于先壠北十里鹿門東麓南  
向之原貞敬夫人金氏籍安東國初左政丞士  
衡之九世孫而吏曹判書瓚之女也婉順謹飭  
言不出閨門之外事舅姑庭無間言五十年不  
喜誇矜侈靡公通顯於朝貴踰九卿女謁不行  
笄直不近公稱之曰內相之道無媿於古人云  
夫人生於萬曆十二年某月某日卒於我 孝

宗元年某月某日春秋六十七初葬於先壠之  
傍至是乃合葬夫人三女一男三壻衛率李維  
楨正郎李敦臨生負李井徵男正言歲鳳威鳳  
再娶而生四女三男長女前妻出而壻士人李  
允迪次士人姜鏡餘幼男九輅九畹九疇李維  
楨七男二女男著滿徽茂蕢歲壻趙始大金  
榮皆士人李敦臨三男一女男后寔后平后昌  
后寔生負壻士人李師聖李井徵二男一女男  
溥潞壻生負沈柱內外子孫三世六十餘人公  
簡靜燕居若齋一不以事物經心不喜聲色玩



好沉潛經術於勢利泊然無所動不言不笑端坐終日不見惰容雅言孝悌節行詩書禮義讀天下書學博而見益高其出言行事非古人不為論文學以為秦漢以來太史公昌黎鳳洲最大家其文章深奧勁切卒澤於道德仁義蒼然有古作者遺風筆法尚右軍魯公亦勁古有法蓋皆出於心成於藝者然也教家重恩義嚴內外臨下威而恕簡而不煩使人人自安平生敦厚樂善尚禮讓篤於人倫事父母安其寢處樂其心志必承意順適顏色不怠贊成公歿毀瘠

不形哭無常聲既葬不脫經帶飯蔬食守塚三年贊成公疾病索柿以過節不得進終其身不忍食柿宋夫人年高自公貴顯榮養四十年而歿公亦八十衣衰麻即位哭居喪之禮以敬為上祭祀非有疾病不許代祭代祭則必晨起盥漱衣服冠而坐以待卒事齋戒必慎將事必嚴有穉弱弟緜於贊成公為遺腹子也公撫育之亦不以愛而教弛緜少有才學不幸早歿又其子威明幼孤公教之如視子今登第為某官事君務大體好犯顏直諫每奏事既退未嘗與子



弟言其事以直道不容於朝通籍四十餘年立  
朝僅七八年其處患難窮厄雍容閒暇略無幾  
微見於色詞嘗掌銓選秉心公正薦進賢良門  
無私謁出為州郡好清靜一以興教化善風俗  
為務官位已盛田園第宅無一增益妻子不免  
饑寒 孝宗特賜月俸力辭不已以無職食上  
為耻自灣上歸屏居田里名其廬曰寬居樂山  
澤之遊白鷺洲三釜落禾積淵白雲洞皆其遊  
賞處云 上禮遇益隆思欲復用而終不起每  
聞災異闕失必盡言不避忌諱善乎其孤潔之

操方剛之氣出天之孝貫日之忠善始善終之  
學難進易退之節皦然出於泥滓之外能使頑  
夫耻懦夫立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谷口有  
溪潭曰卧龍潭自號曰龍洲寬居靜對錦柱山  
亦曰柱峯老人有遺文十卷其銘曰  
敦厚禮讓惟孝惟友以篤親仁奉君無私秉心  
貞白不緇不磷博文古雅本之道德參以典墳  
忠言直道可表百代名立德尊不伎不求好德  
康寧彌年壽考善始善終積仁累義天道之報  
辛亥仲春之月傍死魄二日孔巖許穆撰



權判書墓碑

公諱縉字雲卿姓權氏高麗太師幸之後而我國初名儒文忠公近之八世孫也曾大父軹重林道察訪大父棕錦山郡守壬辰之亂列郡皆潰而公獨不去死於官守 上賢之 贈某官命鈺其子孫以故父睨除 恭陵叅奉早世母慶州李氏義禁府都事希參之女也隆慶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公生生而狀貌瑰偉自為兒戲嬉傑然無數態度萬曆二十五年 上幸太學取士公登乙科及第補成均學諭時公二十

六遷都堂司錄明年為承政院注書時兵革未定天下兵皆集京城 上與文武大臣議事公在 上前長於記事莫不曰能其十月改春坊說書累轉司諫院正言後年由騎省正郎復為正言入玉堂為副修撰修撰當路忌之斥為慶尚都事後再為秋官正郎復出為三南道海運判官當大亂板蕩之後撫懷不怠漕戶大蘓入為司憲府掌令尋陞執義知製 教癸卯復入玉堂為校理甲辰以校理改成均直講時量諸道田選才能剛果明於吏事者為御史分遣之



公出湖南善於鈎隱燭奸能得吏民姦稱得人  
乙巳夏復為副校理忤時議從散班出為大同  
道察訪罷數年不復官矣戊申拜司導寺正其  
二月光海君立於是有臨海君事以治獄問事  
例陞通政為衛將己酉拜慶州府尹為不悅者  
所劾罷秋為敦寧府都正庚戌為襄陽問高年  
勸農亲鍊戎卒邑大治體相李公恒福巡行東  
界廢以治行第一又為用事者所劾去壬子為  
工曹叅議以戊申治獄策功公在三等拜同副  
承旨時均諸道田以公嘗為御史湖南量田無

失特差湖左均田使治奸猾吏徒土豪於邊民  
大悅右族多單之榮丑還為右承旨時有永昌  
獄起獄事滋蔓延興家既族滅而大妃弟金  
瑄以童稚當刑公以法爭之仍上疏言寬刑罰  
釋冤枉以迎天和公居密直三年以久勞陞嘉  
善辭日以列卿比同然下小官循資考格不可  
仍乞歸養不許時廢母妃議起草野生趙漫  
上疏言倫紀事得罪鄭仁弘上劄罪狀漫以為  
賊當誅公曰漫不可謂賊不納兩司交論削奪  
官爵斥黜一年既冊翼社功會盟新舊功臣公



例陞正憲出為水原明年咸鏡道觀察使缺時  
北虜盛強數寇邊朝廷患之以為非某莫可任  
者特遣公首獎廉謹勤職吏黜貪污不循法尤  
甚者以肅列邑以客兵遠戍衣糧不繼將有變  
撫循塞卒條上方略戊午持承重喪既三年拜  
判尹尋遷左叅贊壬戌監軍梁之垣來見而賢  
之請崇用特陞崇政癸亥春為兵曹判書時李  
爾瞻權勢日盛自三公以下恭事之恐不及公  
於朝會一揖之外不與交私語元元不為媿妗  
取媚狀當路者共為指目謂詆論劾不已公亦

上疏乞免見國事日非既力不可救慷慨寧欲  
一言得罪念太夫人臨年縱不果常嘿嘿不怡  
心恨之及 仁祖克大難在位者多亡逃散亂  
無所定舉義諸將陳兵衛 上而已金公塗洪  
公瑞鳳相謂曰某多智諳鍊體要白 上召與  
計事公至則召諸衛兵守 闕封府庫具法駕  
奉 上迎太妃於西宮曉諭街坊人心乃定在  
列者莫敢一言肅然畏懼之既而三上疏適兵  
曹時盡罷光海諸功臣公降受正憲行義興衛  
上護軍功臣等多庸人崛起畏惡公賢能又以



私憾積怒於公者元功數家相與謀曰非冤獄  
難以動 上意乃曰癸丑之獄無罪者誣服某  
實主之又以飛語相傳曰延興賜死某以私怒  
辱之欲感怒 太妃家令助言為禍鄭公擘聞  
之曰吾與某同在政院知終始事莫我若金瑄  
之死某以為刑不及童子以法爭死刑當時耳  
目皆在不可誣也延興之死同僚皆避而獨某  
與我啓慰 慈殿我既罷某又以趙漫事得罪  
辱延興者其時郎更一人之言而迺陷人若是  
耶功臣等私謂曰縛虎不可不懲陰啖論事者

同之梁山海上鄭公咄咄歎曰永昌之死某  
泣言其無罪今反受竄延之譖耶自黜令其客  
廉察嶺南臨行陰與謀送之客後叅振武原從  
追爵領議政閔聖徽者也未久李适叛功臣等  
大懼所忌者皆殺之為公謀蓋益急而徽見人  
心大亂故持之以觀變聞适敗死急令傍邑太  
守慶嶸圖之成言曰某與倭通叛形已具云或  
知其謀急告曰馳走 行在所可得免也公曰  
死命也適足為奸人藉口耳不動居無何果有  
傍郡兵急至公曰君有命固不辭死願見 上



旨堞無以應促召兵遂遇害二月十八日年五  
十三人心莫不寃之鄭公為大司憲曰某重臣  
一朝以曖昧得罪亦已寃矣藩臣擅殺而不問  
將何所用法也力論之既下理功臣等反以為  
功多而 上猶黜之尋復顯用也其四月十三  
日甲午歸葬抱川權氏族葬公嚴重寡言善於  
論事遇事生風不以辭色傲人平生多抑危戊  
申以後又不合於時議官雖貴實無上下之交  
也惟相國朴承宗深知其才能推挽之不已卒  
為小人所制至於窮抑心畏忌雖親戚之私亦

不通書來往卒不幸至此梁山父老至今垂涕  
淚言之其銘曰

子奢之疾刀父之張魁才抑危長大媒殃時命  
嶮岼罹此不祥盜殺無忌威福易常檢人尚制  
漸不可長刻之山石以雪泉壤

前夫人青松沈氏成均生負蓉之女早卒無子  
後夫人豐山沈氏僉知中樞日就之女而右議  
政致仕守慶之孫也十九歸權氏公既喪前夫  
人有妾媵數人色不忤言不愠謹修婦道祖姑  
林夫人既年高又太夫人在堂事之一以順適



為心祭祀必誠宗族必睦門庭之內嚴而主恩  
過則教之改則忘其過癸亥梁山時夫人從之  
及公遇害夫人欲同死以殉而念死無以暴寃  
而讐不雪斷其指置之棺斂之內及葬又如之  
納之壙中曰以代下從日守 闕訟寃累月不  
去行路皆涕泣自點沮不上聞既無可奈何廬  
於墓下冬不絮寢不帶啜粥哭既三年猶食蔬  
食寢薦夜則號天日出則祝日後十二年 上  
釋其無罪命復其官洪公瑞鳳實白 上也自  
點卒以大達族誅聖徽又使燕死於道而不返

子孫皆死絕祀無後也夫人平生以不得同死  
常恨於心夫人八十七二月十八日歿其四月  
十三日甲午祔葬公被害後四十八年夫人歿  
之日同葬之日甲子又同可謂天道之感也夫  
人又無子以從子脩為後公死之時脩才七歲  
夫人日夜泣血求死而猶必擇師勸學脩以才  
行發聞公復官之十年脩舉進士後十九年登  
乙科第一人及第以某官出為安山時夫人歿



記言卷之四十終

記言卷之四十一

許氏先墓碑文石誌

駕洛國君首露王納陵碑陰記

王姓金氏或曰先古應祥化生始為生民之祖  
或曰少昊金天氏之後也東漢光武皇帝建武  
十八年王始建國號為君或曰以其神明之後  
有九千共尊之為王都駕洛首露史記以為王  
名而因以為為君之號曰首露王王御國百五  
十八年薨葬納陵或曰首陵當孝獻皇帝建安  
四年傳居登麻品居叱彌伊尸品坐知吹希銓



知鉗知仇衡凡十世四百九十一年仇衡生武  
力武力生舒玄舒玄生庾信庾信碑言其祖所  
出古時載籍不詳惟王之世黎民大化四方來  
則之號爲淳厖之治舊俗邦人追祀王以報德  
至今以冬至日大祀 皇明萬曆八年嶺南觀  
察使許曄大修王墓其後十三年國有倭寇其  
年掘王之墓邦人共封等之歷泰昌天啓崇  
禎至今五十五年巡察使許積增修之建墓碑  
曰駕洛國君首露王墓

駕洛國普州許太后墓碑陰記

太后姓許氏譜牒記阿隄陀國君之女金官古  
事或曰南天竺國君之女又曰自言西域許國  
君之女許或曰許黃之國方外別國其有一國  
而互稱或如中國之殷商梁魏邪古遠後世傳  
說不同誌記其先君之命曰東土當有駕洛元  
君得汝爲配浮海而至云首露王立爲后號曰  
普州太后或曰皇玉夫人當東漢光武皇帝建  
武二十四年首露王七年及靈帝中平六年三  
月太后薨壽百五十七太后有子十人得后姓  
者二人後世各以其所受封之地別爲族爲孔



巖河陽之許又其餘各以其鄉著姓者非一而其初皆本於太后太后墓在王陵後一里舊俗邦人以冬至日大祀先王以太后配食至今不絕也我昭敬大王二十五年有倭寇掘先王墓并及太后葬邦人更封等之上之二十四年嶺南觀察使許積大修墓仍立石記其事有父老傳萬曆八年古有觀察使許公暉嘗修二陵云至今追計六十七年

文正公墓碣陰記

我十世祖許文正公諱伯本孔巖人皇祖考文

敬公諱珙皇考版圖佐郎諱冠事在麗史本傳我文正公高麗肅王四年及第既以文學顯惠王後五年春以陽川君判田民都監事夏王初實書筵公以同知密直為書筵侍讀冬拜密直司使定王元年冬拜贊成事至恭愍王二年復為書筵侍讀後十六年改官制公復以贊成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冬王作馬山之役放逐三公大臣時公與尹桓柳濯同竄明年七月己亥卒謚文正子孫遠者今十二世三世具在系牒系牒曰墳墓在開城西熊谷錢



浦與大匡閔抃墓同原辰韓國大夫人鄭氏墓  
在右崗或曰森洞里云大匡文正公之壻而我  
恭定王妃元敬正后之祖也錢浦甘露寺東數  
里有三墓而後二墓一堦前一墓又一堦父老  
傳說許相國葬而已皆無標石可識者 上之  
三年壬寅春十一世孫白川郡守喩於後墓前  
堦下掘得斷碑有大匡驪興君閔抃七字其左  
傍又有陽川縣夫人許六字而折其三之一堦  
上石跌尚在又得其折者字雖缺合之堦上跌  
無差然後乃知大匡墓後而文正公墓前縣夫

人墓最後也文正公墓至今二百八十六年郡  
守喩治石碣未建而去十三世孫平山都護府  
使珽樹之墓前時清主康熙四年乙巳云

判奉常寺事墓碣陰記

公諱愔字原德姓許氏本陽川人曾祖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謚文正公諱伯祖密直司知申事  
諱綱父典理判書諱錦母原州元氏外祖政堂  
文學諱松壽元至正十四年乙巳公生大明洪  
武十三年庚申進士後三年癸亥陞補生負我  
太祖世爲廣州牧使以判奉常寺事謝去豐壤



吟哦自娛別號梅軒或曰梅叟有梅軒詩集宣  
德六年辛亥二月十日公六十七歿夫人安東  
權氏曾祖都僉議司事謚文正公諱溥祖都僉  
議右政丞謚正獻公諱煦父同知密直諱重貴  
母德陽奇氏德城大君諱輶之女元至正皇后  
之兄也夫人與公同年生公既歿之後月十八  
日夫人歿其年十月合葬長湍鳳川上西向之  
山以曾孫琮琛皆顯於我 世祖睿宗成宗間  
追爵三世公爲吏曹判書夫人爲貞夫人二男  
襄陽都護府使扉護軍樞今子孫九世十世三

公列卿二十餘

贊成公墓碑

公諱磁字南仲姓許氏本孔巖人曾祖襄陽都  
護府使諱扉祖陝川郡守諱薰考義盈庫令諱  
璦母善山金氏明 孝宗弘治九年燕山二年  
閏三月乙亥公生少與尹公漑同學慕齋先生  
人稱之曰佳哉兩家父母有此子也十六先大  
夫歿先生銘其墓其序言賢不食報男某聰穎  
夙成天將大其來以報其德云武宗正德十一  
年我 恭僖十年選成均進士金萬鈞榜下已



卯設賢良之科公以才行選不應托遊蹤不束  
以避名其年儻禍起 世宗嘉靖二年我 恭  
僖十八年春登 謁聖丙科及第申瑛榜下既  
登第選玉堂 賜暇書堂有戊子東湖詩卷奉  
使再出嶺南一廉問郡邑一按覈田災也當金  
安老用事以吏曹正郎出揚根郡守後陞通政  
復出爲黃州龔太史之來也望見公立於列問  
之曰彼秀而頎者爲誰莫是蹈瑕隙而拓落者  
耶爲之嗟嘆良久其年安老敗入爲兵曹叅知  
後四五年之間常侍近密朝京師一任方面

者一湖西觀察使時大小尹之隙已成朝廷有  
隱憂矣於是 上甚倚任公以禮曹叅判特拜  
判書時 文定王后家號爲小尹而大尹者尹  
任者也 章敬王后之兄也自謂扶護東宮  
恭僖時倚安老欲廢 文定安老敗任將得罪  
上以世子故加厚之任不疑日與柳灌柳仁淑  
李霖鄭源郭珣李若海等深相結丙丁錄曰任  
判書權心憂之私謂其客曰近觀國事日非慎  
莫交昭格洞人禍且及矣若海聞之以爲誹謗  
劾之乙巳 仁宗大漸任與大臣陰爲擇賢之



謀矣及明宗嗣位而文定臨朝有密旨下李芑鄭順朋林百齡及公數臣者謀去任初兩司論之而兩司多柳客不肯從芑乃白上刑曹判書任竄吏曹判書仁淑罷左相灌適尋皆賜藥死而獄事起既得任陰事前言任罪狀未著者皆恐懼請罪而事連良善芑專誅殺公深恨之每議獄與芑常相反及定功行賞上重其功命元功子弟有勞者令皆得功賞公自言無功疏七上上乃許芑怒謂曰上待功臣欲與共休戚今不受者何也公常歎之曰任久

存形跡固有罪至於論功賞吾甚慚罪人妻孥沒為奴婢分賜諸功臣者公皆謝遣之一不以功臣自居每以數直諫上頗不快判中樞四年不復任用公居西湖之二憂亭亦不預時事芑以功爵自滿其所為益無忌憚矣庚戌由左贊成為吏曹判書公嘗上疏言陳復昌之姦邪小人至是復昌恃恩益恣北伯關試求之欲觀公之待己也公曰初具壽冊嘗誤薦復昌乃並擬之復昌實不意有此擬也大恨之閔二相齊仁嘗力伸冤枉自為黨逆謫居公州而其弟



齊英得唐津芭已深怒於公以爲與罪人陰相厚時陳復昌李無疆爲兩司令論之以護送與閔齊仁宋純等締結邪論且引唐津事文其罪案付處北道之洪原芭爲首相十五日竄逐宰相公及李浚慶閔齊仁宋純李潤慶具壽聃皆重於時人人反目具公賜死死公亦將不免一日芭早朝暴死朝堂果有讒書在衣袖中人謂之天殃云明年三月十四日公卒於洪原當嘉靖三十年我 恭憲六年春秋五十六歸葬漣上其冬玉堂上劄言無罪 上感悟命復官爵

加 贈領議政問平日所與深者金憲胤撰賜祭文哉 昭敬七年副提學李珥力伸乙巳人 上問領議政李浚慶對曰乙巳善人或有坐死者及削勳朴氏獻竒大升金貴榮等皆曰不可於是新舊儻人之議起追削李芭等官爵公亦在削中白仁傑許曄尹根壽僉曰某可宥不可罪也 上從之東閣雜記曰權贊成撥初以任灌仁淑之竄謂暗昧受罪 上心不快尹思翼曰當 大行大漸臣謂撥曰惡迎大君撥不答及有命且 啓曰有大臣在臣不敢擅



此事及出許公某瞠視思翼曰當危疑之日權公以大義力贊大計無他意也欲陷之者何也思翼大慚丙丁錄曰東崖南仲俊邁有風度爲儕輩所重嘗爲吏曹判書不受關節區別賢否小人多惡之卒以讒謫死洪原平生好義計俸祿常費別蓄其餘恤有喪賙有惡聞其死莫不憐之公居東郭下自號東崖男擅以善居喪聞除典艦司別提不出又有側室男二人擔欄

贊成公墓碑後語

贊成公常恨之乙巳治獄多寃卒以此竄歿於窮域良爲痛恨封以賜奴婢多得罪者妻孥沒入者公謝遣之一不以功臣自居當時被罪之家涕泣感歎以爲厚德頃年吾家子弟將受學於懷義君懷義君者桂林君之曾孫爲之稱道古事不已珍原君亦爲我言此事如此昔者閔振衣汝任嘗爲史局見吾先子曰子之先相公當乙巳敢諫直言具在實錄使人見之不覺竦然嘖嘖言之伸乙巳人事在三十年後當時耆耆皆死論事者多新進後生不過傳聞而已况知公終始者乎白四宰仁傑許觀察擘尹海平



根壽數人而已如削功告廟文休庵俛仰二行  
狀所言多失實蓋不足怪恨實錄不可見海東  
野言東閣雜記丙丁錄略可見也

贊成公夫人墓碣陰記

夫人禮曹判書許公諱磁夫人也姓李氏國族  
波澄副守諱終巖之女咸陽君諱誥之孫讓寧  
大君諱禔之曾孫母坡平尹氏丹城縣監致善  
之外孫也公事 中宗仁宗明宗貴至列卿夫  
人封貞敬夫人夫人至性慈仁恬靜壽至八十  
五公卒二十四年卒夫人生於明 敬皇帝弘

治三年庚戌五月二十六日至卒之年 顯皇  
帝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葬軍營判書公墓北  
隴義盈庫令府君墓下男檀典艦司別提孫男  
女四人長孫喜生冕皆早世次亮 宣祖二十  
一年戊子春榜進士亦早世生厚安東大都護  
府使次喬抱川縣監有三男曰穆司憲府掌令  
曰懿松禾縣監曰舒寧越郡守孫女壻曰春城  
副正偉我 成宗之曾孫也無子有養子德林  
守禧胤

別提府君墓誌



公諱擅字士牙姓許氏昔駕洛國絕許氏分散  
爲三族今孔巖之許其一也孔巖十七世有陝  
川郡守 贈左贊成諱薰於公爲曾祖考祖考  
諱瑗義盈庫令 贈領議政考諱磁事 中宗  
仁宗明宗三世爲宰相妣貞敬夫人李氏我  
恭定大王之曾孫也公博覽強記好高潔恥以  
利達爲心 文定時李芑用事朝野反目贊成  
公常恨乙巳之獄獄刑濫而無罪者多連死斥  
言芑之專恣以故芑深怒之讒言曰某以功臣  
造言誹謗卒爲窮北之竄芑猶欲必寘之死而

芑死故得免然卒於洪原公居廬啜粥哭幾滅  
性既三年以行誼除典艦司別提不出獨守四  
十年放跡江湖謂之西湖處士而陶山李先生  
追和詩亦言之 昭敬中東方大亂避兵峽北  
沒於兔山之壽仁歸葬漣西公 毅皇帝正德  
十五年二月廿六日生 顯皇帝萬曆二十年  
十一月二日歿爲七十三公既謝絕交遊惟日  
讀古人書以老終贊成公嘗纂歷代史鑑未成  
而卒公繼之書成凡三十卷宜人晉州姜氏中  
古相肅獻公諱龜孫之曾孫金文敬公諱安國



之外孫也公歿後十一年夫人八十一歿長子  
喜生冕冕生翼翼生戩四世早歿而戩無子次  
女適宗室春城正偉無子次子亮進士亦早世  
生厚司憲府掌令生翬其二女壻申冕宋孺徵  
少子喬抱川縣監生穆懿舒穆司憲府掌令懿  
松禾縣監舒寧越郡守穆生翺翺二女壻尹  
昇禹鄭岐胤舒生玃翺翺女二人一人嫁沈  
根一人未嫁子孫至三世四世四十餘人後世庶賤  
錄不

祖母宜人晉州姜氏墓碣陰記 改撰見下

先妣羅州林夫人墓誌

先妣羅州林氏東都大尹諱鵬之曾孫關西節  
度使諱晉之孫禮曹正郎諱悌之女大司憲  
贈領議政月城府院君金公諱萬鈞之外孫也  
萬曆乙亥二月三日先妣生十五歸于先考先  
考諱喬字壽翁萬曆末累官大江之西有遺愛  
卒無顯者推挽終抱川縣監當宗禎五年十二  
月二日其後十六年七月十日先妣歿子男三  
人前三陟府使穆前松禾縣監懿寧越郡守舒  
穆生翺翺女二人壻尹昇禹鄭岐胤懿無嫡



子有枝庶子三人幼舒生玃翀胡翹女二人一人適沈根一人幼先妣慈仁好施雖親子孫未嘗加媼媼之愛踈親遠屬待之如一至於妾媵婢僕亦未嘗察察爲苛故無怨於人而恩亦不衰初喪之日隣里莫不出涕僕隸嘗老而歸聞訃來哭有千里而至者先府君嘗稱之曰有德者必受其報先妣耆艾之年四頂童髮恬靜少爲起居不衰至臨歿之年每晨則盥櫛洒掃居處必莊衣服必整器用必潔淨令侍側者不許間出死生大變必有前兆自知者然耶嗚呼慟

矣墳墓在漣西先考墓右壠南向爲封



記言卷之四十一終

記言卷之四十二

許氏先墓碑文

子孫碣附

陝川郡守墓碣陰記

公諱薰字子芳姓許氏始祖諱宣文事高麗太祖拜孔巖村主村主古郡邑官名村主生尚衣奉御玄奉御生內史舍人元舍人生禮部侍郎正侍郎生太尉載太尉生工部尚書純尚書生直史館利涉直史館生禮賓少卿京少卿生禮部尚書遂尚書生僉議中贊珙中贊生版圖佐郎冠佐郎生都僉議贊成伯贊成生知申事綱



知中事生典理判書錦判書生判奉常寺事愔  
判奉常生襄陽都護府使扉府使生公自始祖  
至公為十七世太尉中贊佐郎典理判書事在  
麗史本傳公又李孝靖公貞幹之外孫也初選  
博士弟子遂通籍於朝官止通訓大夫行陝川  
郡守晉州鎮管兵馬同僉節制使五十七歿令  
人固城李氏高麗大學士嶠之五世孫而直寶  
文閣云老之孫也生二男二女男郡守珉庫令  
瑗二婿郡守金德源太學生負崔泗珉生磧以  
其女為 成宗諸王子完原君夫人初授別提

以 恩例追爵左贊成瑗生磁 明宗世為吏  
曹判書說部曰與宋純協心薦賢忤用事者李  
芑遠貶卒 贈領議政追爵三世公為宗祿大  
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令人為貞敬  
夫人墳墓在楊州治南十里外松山李氏族葬  
未向之原貞敬夫人墓在前岡成向為封

典艦別提府君墓碣 改撰見下

抱川縣監府君墓誌

公諱喬字維嶽又字壽翁姓許氏本陽川人庫  
令諱瑗之曾孫左贊成諱磁之孫典艦別提諱



樞之少男母晉州姜氏中古相肅獻公諱龜孫  
之曾孫也明 莊皇帝隆慶元年八月廿一日  
公生少學詩於垂胡子學史記於申鵬生又從  
王方山人遊及見朴枝華先生遂師事之壬辰  
之亂別提公避亂峽北歿而歸殯漣西時兩湖  
西境獨兵革不及姜夫人已七十而兄弟姊妹  
孤寡百口轉客湖甸苦身備物返而營葬人皆  
曰善乎孝子之葬親可謂無憾矣嘗聚粟海上  
乘舟過祖江見漁父釣魚以粟易之具言爲養  
漁父喜曰吾漁於此數日不得一魚今得魚而

遇公迺知孝子之所感云戊戌有宰相金公命  
元薦其行能除軍資監叅奉時江浙兵皆集京  
城掌匪頒軍食皆曰能累轉司贍寺直長判度  
支者不悅罷癸卯大夫人歿既三年爲義禁府  
都事明年遷繕工監直長後年 昭敬王薨公  
掌凡設葷諸小事以疾改閑宮爲內資寺直長  
掌供薦羞豆實至卒哭後由殿中出爲陽城縣  
監一年移高靈縣有僞訟者退而語人曰吾屈  
而無恨矣明法禁僞果有若人傍邑有殺人者  
有力者匿之久爲疑獄公爲推官鉤問諸囚立



決之其仇者出涕叩頭郭公再祐嘆之曰後世  
必有陰德云乙卯當大營作公監修懽慶景春  
二殿丁巳以典牲署主簿爲居昌縣監及戊午  
獄起草堂子孫皆嘿嘿無罪連坐公以前世舊  
誼至都下問禍難皆免死流海島執手泣謝托  
其妻子焉癸亥去山陰家居時有反正之事李  
文忠公復入爲相公私相見嘆息曰雖功業蓋  
世君子有不爲者相公改容嘆之曰善乎東崖  
公子孫有若此人云秋爲任實縣監任實高靈  
居昌山陰皆在湖嶺外千餘里山陰最峽中邑

多堪巖脩瀨嘗因旱禱雨祭神潭登智異山居  
昌時領渡遼兵千餘至寧海觀日出甲子登德  
裕山遊九千磊高靈時遊光風瀨遇郭公同登  
白雲峯公無推挽者拓落無聊未嘗揣摩而干  
於世丙寅有 啓運之喪尊崇之禮未舉而猶  
用后妃禮將設叢而殯疑其制以爲戊申 先  
王之殯掌工作者某也召問之公謝不對而去  
壬申 惠陵之葬公爲抱川縣監供橋梁小祀  
之牲嘗有疾而劇其十二月二日歿於官壽六  
十六疾病戒不肖曰布衣而殮葬之先人之次



足矣慎無以非禮之禮違已化者心明年二月  
葬先塋北壠南向爲封其葬也李文忠公哭之  
曰撫恤宗族至誠不怠吁其仁也歷典七邑棺  
殮無物吁其貧也上不負賢祖考下又有賢子  
姪浩然返丘壟如是而足矣不肖自能食能言  
侍側三十有五年常戒之曰見利思恥聞義必  
勉毋自尊以媚人又曰吾事親於亂離之際竭  
力勞身以養每遠出而返一日不敢後期以貽  
倚閭之憂公歷治七邑未嘗營立產業喜鼓琴  
不操世俗之音嘗獨嘆曰平生自期如古人世

無知己干斗筭之祿與衆人同趨良愧初心每  
過朴枝華先生舊閭必下馬曰少時趨敬之地  
老而不敢忘也有僕隸死必解衣具棺謹其葬  
埋曰不足酬服役之勞也從兄有子女死而出  
殯於江上不肖以久病不視殯其夕隣有客邀  
相語公責之曰是日一門之內哭泣如初非不  
得已不肖聞命悚然畏飭至今老死之年  
訓戒在耳不敢忘者也宜人羅州林氏禮曹正  
郎諱悌之女生三男長不肖穆以爭禮貶三陟  
府使次懿爲松禾縣監次舒爲寧越郡守側室



禮稱姑從夫  
人言也男子而  
稱其祖曾祖之  
妻當曰其祖庶  
母禮所謂祖庶  
母者其例也生  
稱妾曾祖姑也  
誤也

有子女五人子操安達順女繕工監監役權復  
吉之妾也穆三男翽翽二女壻尹昇高鄭岐  
胤懿有庶出子三人舒四男玃翀胡翽二女壻  
沈根趙泰胤不肖男通訓大夫前行三陟都護  
府使兵馬同僉節制使穆敘述

妾曾祖姑金氏墓表

妾曾祖姑諱潤貞議政府舍人光州金公禹瑞  
妾女子也年十六侍我曾祖考贊成公公以三  
朝宰相崇敬祇肅姑不敢衣文繡謹飭媛順承  
事惟嚴猶恐其有過也蓋亦舍人公為時名人

其家素所教訓亦如此耶我贊成公卒後二十  
三年姑無子依我祖考別提公以歿年六十二  
而萬曆元年八月十日也葬于贊成公墓前階  
下置祭田祭祀不絕也

李淑人墓銘 改撰見下

淑人李氏禫祭文

月日不居奄及禫事感悼悲懷至此愈苦嗚呼  
君以婦人知我之義勉我之道求之丈夫亦難  
得嗚呼細細煩悲言之屑矣衰老喪偶益知居  
此世無權諸兒樵瘁發孀者尤可哀摧心疚懷



增我惻愴嗚呼以此終此生良苦天道變改禮制有終嗚呼喪有盡而人之情無盡何也神道有知歆此香酒

諸兒心喪三年後至禫月告享文

禮有所屈情則未伸謹守心制以畢加隆之報二十七月盡矣永慕終天

許松禾墓銘

亡弟諱懿字仲微我陽川之許自孔巖以來至吾兄弟之身為二十二世曾祖考諱磁官至左贊成祖考諱樞以行誼除典艦別提不出先考

諱喬以治理聞為七邑終抱川縣監先妣羅州林氏春官正郎諱悌之女吾先考嫡子三人君為仲子少聰明多藝通於律呂聞鼓琴吹簫不學而傳其操此天才人莫及也又善於畫人物惟肖我先府君歿後君追寫圖像不肖髮髯如在之感在此而又模高麗李文靖公古畫子孫立影堂其散畫以吾所見者達麻圖白鹿仙人圖最奇 孝宗世君筮仕為重林道察訪累轉太樂主簿考雅樂修樂器咸曰得人一年出為松禾縣監尋罷仍落南宰相欲白 上復召掌



雅樂不果君積疾三年死於宜寧年六十八吾  
今年七十有四忽然不樂有死變之感獨悽愴  
嘆息以爲人老將死其心固然不料君遽先我  
而訃至迺知同氣死其前感如此嗚呼慟矣妻  
泗川李氏龜巖李副提學楨之四世孫而國子  
進士大一之女有至性善行無子死而又其家  
絕祀臨死乞葬於其先人之次爲所後子托焉  
嗟乎頃年吾貶官海上季弟死而今君又客死  
日南死而不見其死獨老不死隕心孤獨之悲  
徒嗚咽葬泗川之坎谷與其妻同原銘曰

有生本於何歸盡終於何喜愛生於何悲哭作  
於何歸化者漠然後死者茫然生有涯泣無涯

祭文

自君南歸聞君病日沉綿衰老不涉千里相見  
前年春夏來病中書皆非親筆蹟危篤可知而  
君每書以服藥差輕寬我然吾二人俱在老死  
之年遠別千里常憂念煎心每前致遠奴問一  
日食朝夕居處動作以占差劇十一月得書迺  
君親筆蹟心喜幸以爲疾漸瘳能復操筆如此  
自此長久可期但滿紙書皆死別語此無他別



日已久衰病之感適然耳豈料未浹旬日長逝  
之計遽至耶君能寬我而我獨忘君不覺死別  
之言如此叩心悲號掩抑欲絕吾前以言事賤  
官日出未數月季弟死而纔一月又從兄觀雪  
翁去世骨肉親愛相繼棄背吾兩人相依在世  
而苦家貧各從衣食君流落遠途不相見又已  
六七年今吾髮盡白齒盡茫目昏耳聾特一息  
未絕耳君少於我六年康強不衰吾老多病身  
後諸兒之托專屬於君君又奄忽長逝令我垂  
死孤獨無親淚盡眼枯嘿嘿怨恨久不死亦奈

何自八冬來意緒忽忽不樂若悽愴寂寞有時  
自寬曰此老人將死之感自料居此世不久然  
死生有常至今思之骨肉摧折同氣相感先知  
如此吾家無祿高祖庫令府君五十七曾祖贊  
成府君五十六王父典艦府君七十三先府君  
六十六伯仲諸父皆無命不及四十或三十寧  
越五十君六十八吾今年七十五白首悲哀於  
悒後死良苦人欲觀居此世久不死何心前時  
父母無故兄弟俱在當年懽侍嬉戲追思如一  
日隕涕摧心百感嗚咽君平生善恢諧樂與人



交權今而已而往事淒涼寂寞無餘君其有知  
耶其無知耶徒使未死者慟結長終

宜人李氏墓銘

嫂泗川李氏龜巖李副提學楨之玄孫也龜巖  
公當明宗宣祖世君子顯用爲弘文館副提  
學今萬竹山下有李先生祠大父鯤變父大一  
皆進士母順興安氏永興都護府使世禧之女  
東京尹宗道之孫也嫂早失父母育於安氏然  
李先生家訓在子孫習於心目又外祖母李夫  
人教養有法能不違典訓長則有賢行十九歸

許氏吾弟懿字仲徽少有氣槩立然諾傾人好  
結交既得佳配厚奉給能致遠客

仁祖十

四年冬有兵亂士大夫奔竄嶺海吾舉族來依  
嫂家日用衣食百需皆出嫂家一毫無有彼此  
漂泊經年飢寒途路一朝溫飽自足至於童稚  
僕隸亦莫不忻然恨其來之遲也居十年先妣  
歿其奉養之道送終之節嫂無愛於髮膚而又  
其哭泣之哀鄉邑大感不幸嫂積疾十年既返  
葬之三年不及禫嫂歿年四十九嫂無子取吾  
季弟舒之子翀爲後將死訣曰吾無子死先人



墳墓在晉州子孫已絕乞葬於其側託所後兒  
因葬已而推其香火之寄或不即絕不忍違也  
葬於坎谷其先人之次銘曰  
嗚呼孝且慈歿而無天道之報斯人之悼也

許寧越墓記

季弟舒字恭叔姓許氏孔巖之世也吾兄弟三  
人荷前人餘教皆至領邑吾以無似得官最顯  
甚慙君少於我十七歲少聰明嗜學心信我如  
古人一事非問不爲一物非問不取一食非共  
食不飽我惟不如古人君之志行其可取者如

此而藹然慈愛聞善言見善行必出涕此天性  
也吾甚善之長而精敏多才善草隸人爭得之  
中年逢世故我流落嶺海君從仕在京經亂後  
親戚離散日與客飲醉久而成疾已數十年飲  
客皆亡湖安綾峯二公子以斷飲得全麴蘖醺  
人久則臟腑內銷率多無病而死每相對戒飭  
君亦不以爲過言嗚呼同處時少飲日常多又  
成疾者難醫嗚呼衰老者存而康強者亡吾不  
以爲命也連上有同宗國子生墀善星曆推命  
常謂余曰自此十年後出門蹇連重感凶及吾



斥守悉直數月君死繼而有西門傳訃追思今  
已十年年至老死形影益孤鬼神前知見於數  
者如此已死者茫然徒使在世者墮心長號君  
始仕於 仁祖十五年丁丑歷官 康陵章陵  
叅奉濟用監奉事直長內資寺司僕寺掌樂院  
主簿造紙署別提義禁府都事司憲府監察敦  
寧府判官寧越郡守君生於萬曆四十年壬子  
三月十二日歿於今 上二年辛丑正月十一  
日年五十我三世祖左贊成諱磁王父典艦別  
提諱擅先考抱川縣監諱喬先妣羅州林氏禮

曹正郎諱悌之女妻 元宗別子綾昌大君佺  
之女生四男二女男狝翀翀翀爲其仲父後  
翀從我讀中庸毛鄭詩古文尚書吾心愛之每  
與對卷追思已化者增於悒二女壻沈根趙泰  
胤

祭文

嗚呼慟矣人固有兄弟之權而自君髫鬣之年  
信我深愛我甚疾痛必於我喜樂必於我吾亦  
視君之疾痛喜樂以爲非我不言自食嫂之乳  
溫兄之抱以至分兄之食讀兄之書嗜兄之所



好如一食一飲之微亦思不共則不能今吾白  
首君亦鬚髮始蒼蒼白矣悲乎衰落須臾死別茫  
然吾前冬出陝州東海窮境去京都七百里衰  
老遠別常恨音聞苦遲竟不相見而君死豈謂  
衰白者存而康強者亡也慟哭推背不知天道  
者何也初聞君死之夕驚慟欲絕且哭且怨如  
有警效在耳俄而君含笑開戶舉目則無見也  
悲乎悲乎精靈相感不昧者如此耶君天性慈  
良每有仁愛之感出涕漣如今孀婦孤兒日夜  
啼號聞者皆悲而君不知兄衰老枯苦撫觀長

呼而君不應慈良者漠漠耶長逝者茫茫耶嗚  
呼嗚矣永訣永訣

尹生曾銘

尹生諱昇禹字雲路坡平望族 光廟相尹弼  
商之八世孫今太常正珩之子也生聰明雅潔  
貌與心皆然又能為應主司之文娶吾女從吾  
讀古文才益就不幸早歿二一八死無子惟一  
女在襁褓吾不忍其秀而無祿葬我丘墓之鄉  
恤其祭祀嗚呼人生才名窮達厚薄壽夭命也  
其於歸化者固無憾而有頑鈍者壽厚而純秀



者短折不知天道竟何如也書諸石以哀之其  
襁褓女既笄爲儒生李練妻

子婦李氏墓表

李氏 太宗別子孝寧大君補之後而宣祖  
癸未持平景燧之曾孫也十七爲吾次子翽之  
妻止一女二十三死兒生五歲其號泣不忍見  
而每中夜泣之問故夢見其母覺則亡矣以故  
泣云其母之姨母類母兒縱不言戀戀不忍朝  
夕離亦其情可憐吾既妻死無家有年而其外  
祖母前年死兒所親愛言飢寒疾痛者無人持

其父如視母父以兒故益憐其母之早歿也嘗  
戲之曰我死汝當何依兒不答但泣之良久兒  
謂人曰吾幼母亡不知母愛又內外祖母俱亡  
吾命良苦吾聞而出涕書之以誌其母之葬嗚  
呼死者有知耶兒聰明辯慧皆令人愴懷李氏  
崇禎七年十一月廿七日生至丙申九月八日  
死葬漣川水梁北蘓若洞

殤童女殯表

殤童女者陽川許穆和父季女也生八歲死崇  
禎間父避亂嶺南生此兒於宜春天姿淑而婉



凡嬉戲無違拂父母意能以志常得父母歡心  
親戚皆稱之寓居疎原之明年父適有千里行  
入圻旬省墳墓累月不得返忽晝夢兒憔悴立  
於側覺而大驚憂其有疾及返兒得瘡疾半月  
卒以痘疫死已一日矣其病時母號且禱願以  
身代兒曰母病兒何恃而生窮鄉既無醫藥可  
救自知必死其心以為父還當得藥物可治望  
其生日深又冀生見其面涕泣數日迺死父至  
哭視棺斂以鬚髮內之棺中曰幽明永隔此面  
目也仍題其殯曰嗚呼死者其昧昧乎其不昧

昧乎徒使父母生而望思汝者茫然崇禎十八  
年六月

亡兒祖奠文

死生殊途遷汝卽遠將以來日庚申葬汝於祖  
考兄姊之側使汝體魄永有依歸

虞祭文

骨肉歸土魂氣靡定父母俱在兄姊在傍設此  
飲食以享以安魂其饗之

卒哭文

禮制有節喪事有卒始用吉祭飲食馨香父母



戀死如生魂可即饗

許氏先代墓文古事序

我諸父諸兄皆不幸早世先考亦不及稀年  
我衰老後死今過稀年已六歲於先代古事  
博採前古遺文野史舊家傳說作碑誌十四  
篇自李淑人以下至殤童女殯表十篇祭文  
附焉傍親之墓自伯叔父母以至堂從諸姪  
殤而死者又十三篇先代外家遺事碑碣自  
至德祠記至李氏節行傳共十篇昔我觀雪  
公嘗與我言此事如此今書成而感懷良多

增於悒 上之十一年白露節穆序



記言卷之四十二終



